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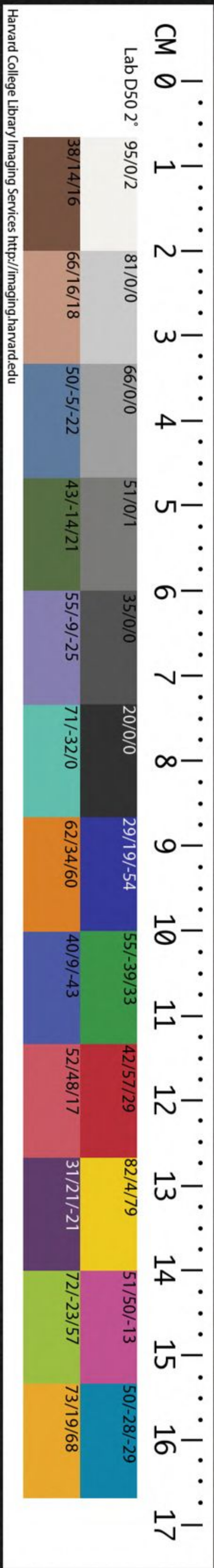
72512/1279.314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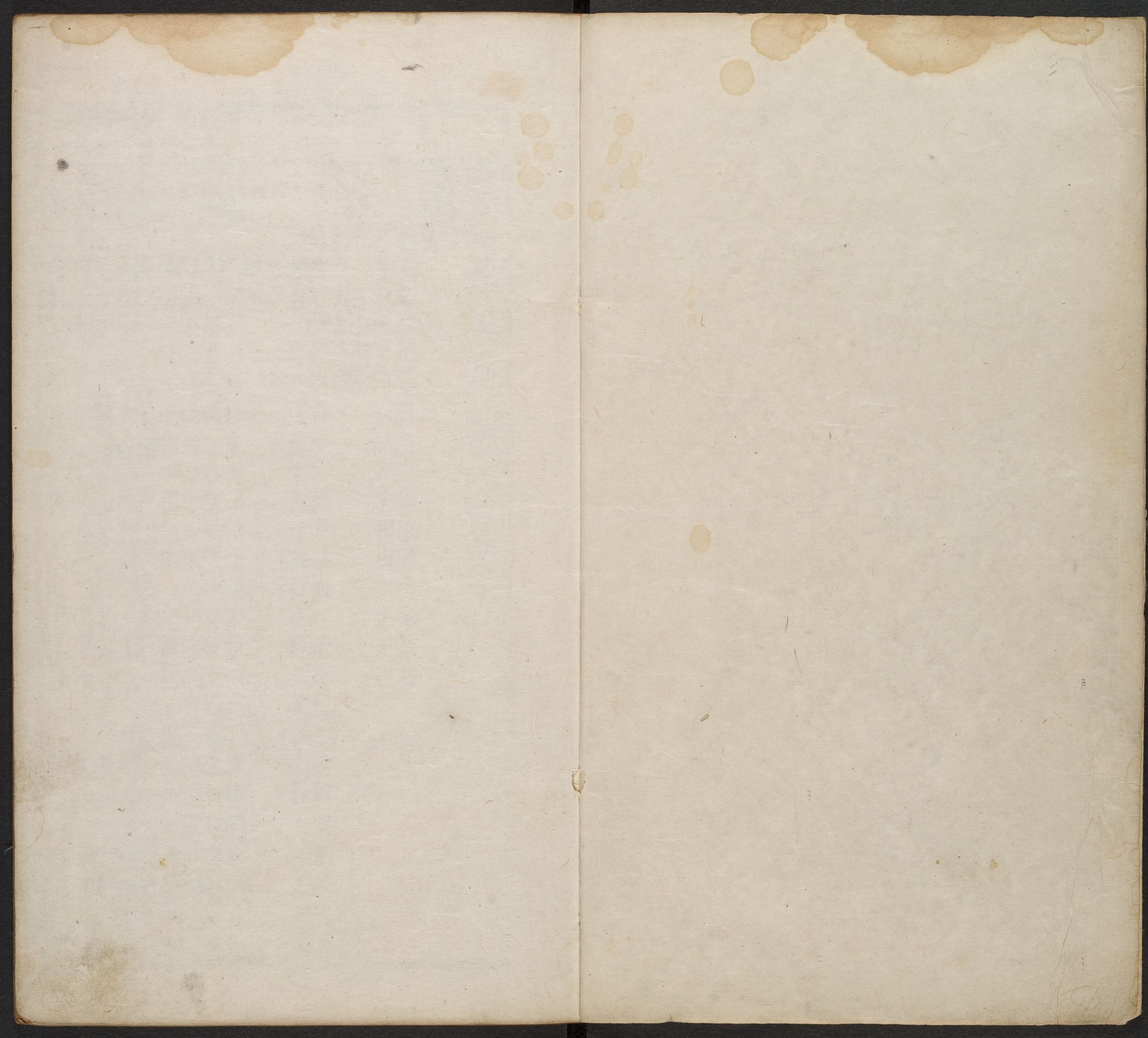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25 1955

6

少
微
通
鑑
坎







重刻翰林校正少微通鑑大全卷之十二

南北朝

按南北二朝不能混一今依綱目各分注其年以紀其事以見天下國統之誰折也

○宋紀附北朝

高祖武帝姓劉名裕字德興彭城人仕晉為太尉封宋王受恭帝禪建國號宋都于建康在位三年而崩壽六十七

寧陵

唐中二年

宋高祖劉裕永初元年○魏太宗明元帝招跋嗣泰常五年○西秦文昭主乞伏熾磐建弘元年○夏世祖赫連勃勃七年○興二年○燕大祖馮跋太平十一年○北涼武宣王沮渠家孫○王欲

受禪而難於發言六月宋王至建康傅亮且詔草使帝書之帝欣然操

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上十載今日

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為詔遜于琅邪第宋王為壇於南郊即位立

晉禪天下重為劉公所延



王太子義符為太子

致堂胡氏曰實者名之主名所以實夫實也禪之為言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之名若曰傳于賢者云爾堯舜既沒世無禪事矣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家天下而非禪也後世亂臣賊子以異姓而奪國難乎其冒繼及之名也則竊謂之禪竊謂之禪亦可笑而與已者其果讓乎未嘗遜位而夫讓國與已而竊禪之美稱是猶正晝攫市人之金而曰彼以遺我而不可乎作史者正其名以統實則宜書曰諸臣猶不為之謀老姦亟心遂出數語雖曰無耻道盡亦可謂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先言桓玄時鼎祚以移則所以表我今取之非又曰將舉還爵位歸老京師則欲去王而帝也乃所以言晉之宜終也蓋善乎其見情矣方之宋全忠憤怒叱咤猶為婉而成章者耶

壬戌魏泰初二年五月宋高祖疾甚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

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高祖殂於西殿太子即位

致堂胡氏曰宋高祖御軍戰伐在晉未為能亦豈司馬懿之比哉正使將畧絕人非人君所貴也不得以此譽之又尚威力任機數非長者之道也獨孝于後冊為其盛德而清簡寡欲廉正有度被服布素遊宴稀嬪御少不畜私藏及詔幼主當朝出后不得預政此入者皆

人君之要行也英雄豪傑所為力爭者亦往往起于不足所大欲而大欲之事不越声色貨寶宮室燕遊而已高祖得之乃不為是宜其奮自卒徒不提一劔以率群才終取符璽彼誠有過人者矣後王嘉善而從是以光大其德則如高祖之八行亦在所矜式矣

營陽王檀道濟廢為營陽王尋弑之在位一年壽十九

癸亥宋王義符景平元年魏主拔洛陽五月魏主還平城大同府魏太

祖殂世祖即位太宗長子也是為

太祖文帝名義隆高祖第三子初封宣都王及檀道濟廢營陽王

葬長寧陵

甲子宋景平二年太祖文帝元嘉元年宋主義符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

暱遊戲無度徐羨之檀道濟等廢其主義符為營陽王屬湖廣道

論曰晉自社稷南遷始系朝權國命地歸台輔若道雖存主威以後帝道崩才蓋世無為時移勢易之業已成天人望之望將改自斯先資革命受終人無異控探試非廢晉眾無一旅曾不決旬夷函

剪暴誅內清... 夫樂推所歸... 魏晉可謂... 易染之質... 能危亡不期... 致堂胡氏曰... 君則欲臣僕... 祖遺詔以高... 何哉以高祖... 其事好還豈... 宜都王 湖廣夷陵州 今義隆纂承大統八月宜都王至建康百官奉

以宜都王 湖廣夷陵州 今義隆纂承大統八月宜都王至建康百官奉

璽綬即位以謝晦為荊州刺史 正月宋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表三

乙丑 宋元嘉二年 魏始光二年 正月宋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表三

上宋主始親萬機 宋下詔暴徐羨之傅亮謝晦殺營陽廬陵王之罪誅

丙寅 魏始光三年 廬陵漢郡名今改為縣屬江西吉安府南宋主劉裕

之次子義真封廬陵王居喪無禮為徐羨之等殺之

夏 魏克

丁卯 魏始光三年 魏克 魏主赫連勃勃於黑水之

統萬 南營都統統萬即胡方也 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夏主將步騎三

萬出城魏主乃分騎為左右隊以倚之夏眾大潰夏主不及入城遂奔

上邽魏主為人壯健驚勇臨城對陳者皆名鷲也陳與陣同親犯矢石

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是將士畏服咸盡死力明於知人或拔士

於卒伍之中惟其材用所長不論本末聽察精微下無適情賞不遺賤

罰不避貴雖所甚愛之終無寬假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

然性殘忍果於殺戮往往已殺而復悔之

唐午 宋元嘉七年 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三年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

軍到彥之遣使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脩復舊境

不閉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

宋主 有恢 復河 南之 志

以敦甬益大...

王仲德 有憂色 諸賢不諳 比土情偽

進軍今當權欽成相避須冬寒地凍河水堅合自更取之到彦之自淮
入泗至須昌源昌秦縣名今併入東乃沂河西上逆流而魏主以河南
四鎮兵少命諸軍收衆北渡碭碭滑臺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於是
司兗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比土情偽必墮其
計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狡也今欽戍北歸必併力完聚若
河水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

致堂胡氏曰王仲德身為副帥見可知難進退在已者也知其不可
則宜遍白諸將悉以上聞文帝親決萬機又非昏主固可為忠言者
使之知彼已形勢早為善後之圖斯不負委寄之意矣乃
私言之而不告于上知難而不退竟以取敗非忠臣也

十月宋到彦之等沿河置守魏河北諸軍會於七女津七女津未詳出
處唯陝西漢中
府洋縣有七女池未知是是否進攻虎牢拔之尹冲及滎陽太守崔模降魏○十一月
宋加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魏魏長孫道生等引兵而南到

彦之聞洛陽虎牢不守引兵還青兗大擾彦之坐免官

辛未宋元嘉八年○魏神龍四年○燕王馮弘太興元
年○比涼義和元年○是歲三秦夏皆亡比二国二月宋檀道濟

等進至濟上二十餘日間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軍至歷城歷城

縣名屬山魏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等食盡自歷

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恐懼將潰道濟夜唱籌

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為

妄斬之道濟全軍而反

示之有餘敵莫得以備其虛係憤之成寵是所謂有餘而示之不足而
謂不足而示之有餘也

癸酉宋元嘉十年○魏延和二年主蒙遜卒子牧健立

丙子宋元嘉十三年○魏太延元年宋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朝廷疑

道濟 唱籌 量沙

道濟 立功 前朝

懷汝
萬里
長城

元嘉
之政
冠江
左

魏儒
風始
振

畏之三月下詔誅之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謂如火脫憤投地髮布
憤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魏
攻燕滅之燕王弘奔高麗

戊寅宋元嘉十五年宋主性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
不弛百官皆父於其職守宰以六蕃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繫三十年

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徃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
而已閭閻之內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耻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

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已卯宋元嘉十六年○魏太延二年三月魏伐涼滅之收捷降涼州自張氏

以來號為多士沮渠牧犍尤喜文學以索故陰興為國師助教魏主克

涼州皆禮而用之由是魏之需風始振

瓊山立氏曰晉世五胡紛擾中原之地分為十有六曰趙後趙涼後
京南涼北涼西涼燕後燕西燕南燕北燕秦後秦西秦夏也宋初猶

有五國赫連沮渠最
後亡至是盡入于魏

丙戌魏太平真君七年魏崔浩勸魏主盡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從之

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

遂昌尹氏曰自佛入中國人皆敬奉其法以求福利未有敢訾之者
至魏主熹乃殺然去之亦可謂剛正不惑者矣然佛之得禍者或以魏
主不得其終為毀佛之報抑不知梁主務佛尤篤得禍者或以佛
獨靈下魏而不靈下梁耶要知人之禍福自繫乎善惡之積而奉佛
與否初無預也夫居中國而從夷狄舍王道而尚異端棄君臣絕父
子滅人倫毀形骸游手游食以耗盡平民至于藏姦蓄穢淫汗維
又有不可勝言者宜乎宋子筆之以為誅沙門也其義深矣
瓊山立氏曰嗚呼人有違于教違于禮犯于法者固當愛之其愚者不肖
者亦當憐之故民有違于教違于禮犯于法者必先原其心察其情
而推究其所自苟心之所不為而又明有禁令而民犯之違之然後
罪之誅之彼其心切而受刑則彼固有人分明矣元魏之誅沙門雖若
分彼此未嘗先有禁約之令限所之期而即加之以不可復生之刑
使人心然未嘗先有禁約之令限所之期而即加之以不可復生之刑

關和說也安能服其心哉

已丑宋元嘉二十六年宋主欲經略中原群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彭

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宋主謂守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

胥意狼居胥匈奴中山名謂御史中丞袁淑言於上曰陛下今當席卷

趨檢王岱宗臣遂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上悅○宋主欲伐魏徐湛

之江湛王玄謨等並勸之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

行無功到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

時恐重辱王師宋主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成自資彥之中塗

疾動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比下碣礮必走滑臺

小成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弔民其軍之其軍之節食其軍之穀也居虎牢洛

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矣慶之又固陳不

魏康伐之

可宋主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

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宋主不從秋七月庚

午大起軍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

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黃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情使債七暫行政反

假緣江五郡集廣陵廣陵今揚州府緣淮三郡集盱眙盱眙今屬揚州府使王玄謨進

盧滑臺九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之玄謨士眾甚盛器械精嚴時河洛

之民出穀探兵來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也言

當就其長帥由是眾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冬十月乙丑魏主渡河眾

號百萬輶鼓之聲震動天地輶部心女騎上鼓也玄謨懼退走魏人追

擊之死者萬餘人十一月辛卯魏太守柳元景使薛安都等攻陝魏

張是連提帥眾二萬度城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眾大潰斬張是

魏兵
殘虐

連提甲午克陝城進至潼關據之關中豪傑所在遙起者來送款上以
王玄謨敗退魏軍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魏王至彭城引兵
南下所過無不殘滅群邑皆望風奔潰已未魏軍至淮上魏人之南寇
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饑乏
至瓜步瓜步山名在儀真縣西四十里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房城聲
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倚擔而立宋土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
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朕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
胡馬至此

辛卯

宋元嘉二十八年○魏人

凡破南交徐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

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槃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
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上海命將出

元嘉
政衰

宋王
伐魏
敗還

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趨趨趨趨莫敢自決

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里邑蕭條元嘉之政衰矣

壬辰

宋元嘉二十九年○魏高宗

中常侍宗愛弒其君肅尚書源賀陸

慶勒兵誅愛奉皇孫濬即位濬景徽太子之子是改元興安○宋主聞

魏世祖殂更謀比伐遣蕭惠話督張永等向碭傲魯爽將荊州甲士四

萬出許洛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諸軍攻碭傲累旬不拔張永

夜撤圍退士卒驚擾魏兵乘之死傷塗地遂引兵還

癸巳

宋元嘉三十年

二月宋太子劾弒其君義隆

致空胡氏曰晉之中生宋之世秦之扶蘇漢之據晉之通隋之勇唐
之英弘賢等之被廢後皆以諛問猜忌非有反逆之跡也若元凶劾
則反逆之跡形于言既與廢陳謝帝前其暴著甚矣非有諛問猜
忌之事也御正殿召公卿以大義廢之已不失為慈父即濬得盡天
年不亦善乎君親無將其將已形而不治蓄疑敗謀其疑已久而不
決置東宮兵與羽林等使其有官田之勢以所謀語潘淑妃不虞江

羊之漏是幼割欲試而文帝固使之試也宋文美質温厚愛養斯民然純恃智少糾持人業不知經訓昧于父子君臣之道禍發蕭牆取笑千載由是觀之君若務學為急不知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責可不信哉

夏四月武陵王駿舉兵誅劾群臣勸進駿遂即皇帝位

世祖孝武帝名翊字休之世祖第三子初封武陵王起兵誅太

癸卯宋世祖孝建元年宋主為人機警勇决學問博洽文章華敏省讀

書奏能七行俱下文善騎射而奢欲無度自晋氏渡江已來宮室草創

宋興無所增改至是始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綉侍中袁粲因盛稱高宗

儉素之德宋主曰田舍公得此已為過矣

甲辰宋大明八年宋主駿殂太子子業即位

太宗明帝名彧字休景文帝第十一子初封相東王及廢帝被

乙巳宋太子業景和元年魏和乎六年五月魏主殂初魏世祖經營四方國頗

哀觀稱高祖儉素之德

虛耗重以內難朝野楚楚楚楚似謂高宗嗣之與時消息靜以鎮之懷

集中外民心復安顯祖即位高宗長子也是為時年十二馬太后臨朝

稱制○宋沈慶之復啓聽民私鑄錢由是錢貨亂敗千錢長不滿三寸

大小稱此謂之鴛眼鏡劣於此者謂之緹音延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沉

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宋

主子業殘暴日甚宗室百官濫被誅殺壽寂之弑之迎湘東王彧湘東

吳郡名今湖南衡州府即位罷三銖錢禁鴛眼鏡緹環錢餘皆通用

丙午宋泰始二年魏顯祖宋徐州刺史薛安都汝南太守常珍奇並

遣使乞降宋主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乃命張永沈攸之將甲士五

萬迎薛安都安都聞大兵比下懼遣使乞降於魏常珍奇亦以懸瓠降

魏皆請兵自救魏遣尉元等救彭城懸瓠城名今河南汝寧府

下末宋泰始元年宋張永等棄城夜遁尉元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

破永等於呂梁之東梁州城在直死者以萬數枕屍六十餘里永與

沈攸之僅以身免由是失淮北四川及豫州淮西之地○宋主遣蕭道

成將千人鎮淮陰淮陰秦縣名今山陽縣縣道成收養豪傑賓客始盛

辛卯宋泰始七年○魏高祖孝以淮陰為北兗州徵蕭道成入朝道

成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勸勿就徵道成曰王上自以太子稚弱剪除

諸弟何預他人今唯應速發淹流顧望必將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

長之祚禍難將興方與鄉等戮力爾戮力謂併力也○魏顯祖聰睿夙成剛毅

有斷而好黃老淳屠之學謂道家老子之學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

理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心乃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宏生五年矣

高祖即位顯祖長子是為元延興高祖幼有至性顯祖病癱高祖親

吮及受禪悲泣不自勝顯祖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群臣奏
曰今皇帝幼冲萬機失政猶宜陛下忽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顯祖
從之上皇徙居崇光宮崇光宮在山西大同城之國之大事咸以奏聞

綱目斷曰古人統上業業一日萬幾豈因厭逸樂而好勤勞哉所居
天位所治天職祖宗基業之付託海宇民物之歸仰宵衣亦擇夫而
弗勝烏有尊居人上而厭棄塵勞者哉必若清虛恬淡亦擇夫而
用委任責成總其大綱或無幾况嗣子方釋乃欲委而去之何耶
異時鳩毒替行其身不保亦以大排去手莫能致詰故爾尚誰咎哉
雖然魏主并去聲色超然物外其與奢侈縱欲相去何止什百然而
不享喬松之壽反貽覆身之禍然則浮屠黃老之學果何益哉意而
獲山立氏曰前此自專其父為大上皇者明不統天下也今魏傳位
于其子稱太上皇
帝者猶總萬幾

壬子宋泰豫元年二月宋主或殂太子即皇帝位時方十歲

蒼梧王名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在位

甲寅宋昱元徽三年魏顯祖勤於為治賞罰嚴明慎擇牧守進廉退

以智若
圖為

貪尤重刑罰大刑多令覆鞠或囚繫積年群臣多以為言上曰滯獄誠
非善治不猶愈於倉卒而濫乎夫人憂善則思善故智者以圖圍為福
堂圖周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耳

順帝名準字仲謨明帝第三子初封安成王及蒼梧王被弑謙道
成而而立之在位三年度為道成所弑壽十四望遂寧陵而

宋十

丁未

宋順帝昇平元年

宋主昱忌肅道成威名欲殺之道成憂懼使揚

王夫弑昱迎立安成王準

安成漢縣名今河南信陽州故城在府城以

太后令追封昱為蒼梧王蒼梧今湖廣蒼梧縣安成王準即位時年十一以道成

為司空錄尚書事

○荊州刺史沈攸之以道成專制朝權勒兵移檄遠

近道成擊斬之

戊午

宋昇平二年

詔進道成假黃鉞黃鉞天子所執之大斧鉞之以金

魏太和二年

詔進道成假黃鉞黃鉞天子所執之大斧鉞之以金

其所以重 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

論曰文帝負南而實有人君之美經國之義雖弘而農家之道不
反彭城照不窺占本無卓爾之資見昆弟之義深未識君臣之禮
異以此家情行之國道主忌而猶犯恩離而未悟致以陵逼之愆遂
成威親之禍開端樹隙而後人明帝猜忌之情據已行之典剪落
洪支欽不待慮既而本根莫庇初主欲立下無磐石之託上有累卵
之危方復藏璽懷綆魚服忘反危冠短制匹為孤臣以至覆亡理固
憂爾有神器以勢弱傾移靈命隨榮推收斯蓋

右宋八主合六十年

歷年圖曰晉室渡江以來若弱臣疆馮亂相繼至于元興而桓氏篡
位宋祖首唱大義糾合同志起于草萊之間奮臂一呼凶黨瓦解遂
梟靈寶桓也之首素迥乘輿再興王室厥功已不細矣既而治兵
誓衆經營四方揚旗東征廣固橫濱卷甲南趨靈柩殄滅偏師兩上
誰繼授首銳卒北驅眺冰而薄遂汛掃伊洛脩泰園震驚旃裘之
心漢舒華夏之氣南國之盛未有不功于斯時者也然區宇未一躋于
天位委棄秦雍以資敵敵使大功不成惜哉文帝勤于為治子惠庶
民足為承平之良主不量其力橫挑疆胡使師徒于河南代馬
飲于江津及其末路疑不決卒成子禍豈非文有餘而武不足耶
夫以孝武之驕淫明塔之猜忌得保首領以沒于幄下幸矣其何後

齊紀

太祖高帝名道成伯姓蕭氏漢蕭何二十四世孫初仕宋以

已未魏太和三年齊太祖建元元年三月宋封道成十郡為齊王四

月王稱皇帝即位

壬戌齊建元四年齊王殂太子即位高帝沉深有大量博學能文性清

儉每曰使朕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致堂胡氏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人之寡儉而賤貨者莫不有金土同價之言然無此理也願可使貴賤有等人不妄用金不至踴貴焉耳必欲與土同價雖齊高帝在位百年亦不能致也

世祖武帝名順字宣遠高帝長子在位十一年崩壽五十四葬景安陵

黃金與土同價

小滿為限

癸亥齊武帝永明元年以宋末治民之官六年過久乃以三年為斷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能依三年之制三月詔自今一以小滿為限

甲子齊永平二年齊蕭衍好善畧有文武才幹王儉深器異之曰蕭郎

出三十貴不可言

癸酉齊永明十一年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

陽恐群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秋七月魏主發平城步騎三十萬○七

月齊主不豫以朝事委西昌侯鸞西昌漢縣名齊主殂鸞奉太孫壽林

王立之壽林漢郡名今為壽州屬○世祖留心政事務總大體嚴而

有斷郡縣父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賊盜

屏息然頗好遊宴華靡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預遣魏主自發平城至洛

王儉奇蕭衍

魏主
移風
俗

陽霖雨不止乃詔諸軍前發帝戎服執鞭乘馬而出尚書李冲等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至也帝乃諭群臣曰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

高宗明帝名鸞字景高帝兄始安貞王之子廩海陵

甲戌齊主昭業隆昌元年○魏太和中十八年七月齊西昌侯鸞引兵入雲

龍門弒其君昭業一以太后之廢為鬱林王迎新安王昭文新安郡名今徽州府

新安王昭文乃鬱林王之弟也即帝位以鸞為驃騎大將軍○九月魏主謂陸叡曰比

人每言比俗質魯何由知書朕聞之深用憮然憮用南反憂也今知書者其衆

豈皆聖人顧學與不學爾朕聞百官興禮樂其志固欲移風易俗朕為

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孫漸染美俗漸染美俗漸將廢反漸聞見廣博石

魏主
禁土
民胡
服胡
語

永恒比復值不好文之主不魚面墻爾何晏曰謂如正面向一無所見也○十月齊

蕭鸞以皇太后令曰嗣主幼冲弗克負荷太傅宣城王宣城魏郡名宜今為寧國府

入承寶命帝可降封海陵王海陵今未州高宗即位○魏主欲變易舊風乃

詔禁士民胡服胡語國人多不悅

乙亥齊建武二年○魏太和十九年六月魏主下詔不得為比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

所居官○魏詔求遺書秘閣所無有益時用者加以優賞○八月魏立

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魏高宗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

忘講道善屬文多於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字自太和二十一年以後

詔策皆自為之好養樂善清如饑渴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之意如李冲

李慮高閭王肅郭祚朱弁劉芳崔光邢巒之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

魏有
太平
之風

事制禮作樂勃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

丙子 齊建武二年 魏主下詔改姓元氏

史臣曰 齊建武二年 魏主下詔改姓元氏 漢魏以來 姓者皆以從中夏 遂使中國三代 混雜不復可辨 魏氏

戊寅 齊建武五年 七月齊主殂于正福殿太子寶卷即位

齊建武五年 七月齊主殂于正福殿太子寶卷即位 寶卷字智識 明帝第三子也 在

己卯 齊建武九年 高祖殂太子恪即位

齊建武九年 高祖殂太子恪即位 宣武皇帝 齊主在東 宮不好學 唯嬉戲無度 及即位 不與朝士相接 專親信宦官及左右是

時始安王 始安三國吳郡 遙光等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

六貴 同朝

衍聞之謂張宏策曰一國三公猶不堪况六貴同朝勢必相面亂將作

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乃密與宏策脩武備聚驍勇以萬數

庚辰 齊建武十二年 正月齊豫州刺史裴叔業聞齊主數誅大

蕭衍 有異 蜀

臣心不自安遣人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何如恐無

復自存之理不若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群小用事豈能及

遠若意外相通當勒馬步二萬直取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

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慶河南公寧可復得耶

○十月齊蕭衍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愚論於紂當與卿等共除之是

時南康王 南康晉郡名 寶融為荊州刺史乃以寶融敕以衍為使持節

都督前鋒諸軍移檄建康勸寶卷罪惡稱奉宣德皇太后令南康王宜

篡廢皇在廢寶卷為澄澄王 治陵蜀漢郡 名今高州

和皇帝 名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也在位一年稱位于梁

辛巳 齊建武二十二年 正月齊蕭衍發襄陽○魏主時年十六不能親

庶務委之左右於是侍趙邕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

魏政 浸衰

三月齊南康王寶融即位於江陵加蕭衍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
事假黃誠已已所以宣德六言今追葬帝陵王為東昏侯東昏漢縣名今蘭陽縣屬
南河

右齊七主合二十四年

歷年圖曰高帝以功德之盛不容于魯暴之朝逆取而順守之亦一時之良主也明帝自以得于不義猜忌高武子孫誅夷殆盡成東昏以先事制人而大臣疑懼禍變相尋卒亡其國夫不務令德而後人以自安自古以來未有能齊者也

○梁紀 附北朝東魏

高祖武帝諱衍字叔齊蘭陵人姓蕭氏仕齊封梁公進爵為齊中興二年梁高祖天監元年齊景明三年○是歲齊亡梁代

王午 齊中興二年梁高祖天監元年 齊景明三年○是歲齊亡梁代

詔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楊州牧封十郡為梁公二月詔梁公進爵

為王○齊主下詔禪位于梁王即皇帝位

甲申 梁天監三年 魏正始元年 魏詔營繕國學時魏平寧日父學業大成

之間教授者不可勝數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少者猶數百州舉茂異

郡貢孝廉每年逾眾○十月 魏大舉伐魏

丙戌 梁天監五年 魏正始三年 太子統生五歲能遍誦五經始自禁中出居東宮

已丑 梁天監八年 魏永平二年 十一月 魏主專尚釋氏遠近成風無不事佛比及延

昌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乙未 梁天監十四年 魏延昌四年 正月 魏主殂太子詡即皇帝位

宣皇長子世月太后臨朝稱制于忠居門下總宿衛遂專朝政○初魏世宗作瑤光寺未就

是歲胡太后又作永寧寺皆極土木之美為九層浮圖掘地築基下及

黃泉浮圖高九十丈上刹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僧房千間

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

大興 塔廟

戊申梁大通二年正月魏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

政事縱弛魏常是反威恐不立盜賊遂起言盜賊之衆如封疆日蹙是

時討虜大都督爾朱榮爾朱復姓其先契胡訶落人代兵勢彊盛魏朝

憚之高歡往歸榮榮曰臣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

命孽魚列反孽孽也猶木之有孽生也朝政不行以明公威武乘時奮發霸業可舉鞭而

成榮大悅自是每參軍謀致堂胡氏曰魏之中葉以門地取士及其衰也以停年用人于是英

推散逸才智不用思有以乘而發之而天下始多故矣向使魏朝收

時魏主亦惡鄭儼徐紇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

太后榮以高歡為前鋒行至上黨今山西魏主復以私詔止之儼紇恐

禍及已陰與太后謀醜魏主二月癸丑魏主暴殂太后改立故臨洮

州衛軍氏指揮王寶暉世子釗釗始生三歲爾朱榮聞之與元天穆議

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勳其子長樂王子攸素有令望欲立之四月榮濟

河百官奉璽綬備法駕迎敬宗於河橋名子攸獻文之孫即帝位是為

孟津縣晉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難之預曰造

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說文云河橋水梁也以舟相比為梁而渡

致堂胡氏曰魏氏之亂始于世宗奉佛政事不脩重以肅宗幼弱胡

后爾制穢德彰聞元澄雍樛才薄力弱劉騰元義擅權貨以召六

鎮之兵雖然其間非魚忠謀至計排難解紛者而朝廷忽焉如元匡

崔光袁翻李崇張普惠薛淑元孚元深元順元纂辛難路思令揚椿

源子邕之言皆不聽也然則非爾魏北海王顥來奔梁主以顥為魏王遣陳慶之將兵送之還北

已酉梁中大通元年魏顥復陳慶之進拔榮城榮城榮陽縣之即帝位

於睢陽城南睢陽今歸五月魏顥克梁國引兵西拔榮陽魏主出避

顥入洛陽宮改元建武慶之以數千之衆自發鉉縣鉉縣在鳳陽府宿州

梁王 捨身 同泰 寺

西南今至洛陽取二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爾朱榮聞魏主北出
馳傳見魏主於長子行且部分即日南還榮為前驅與爾朱兆賀拔勝
等進擊頭領帥麾下數百騎而走陳慶之帥眾東還所得諸城復降於
魏顯至臨潁縣卒江豐斬之傳首洛陽○九月梁主幸同泰寺
府上元縣三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素床瓦器
里臺城內
親為四眾講涅槃經之說即此云魚為楞伽經云乃不生不死之地一切脩行之所依歸也佛
說施燈文云願一切眾生皆得涅槃妙光明言至涅槃者乃有微妙
以明世人認群臣以錢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
朱子曰胡氏云佛行有五要舍其一也梁武為帝王享夫位內蓋姬
妾外列官師富貴之崇子孫之樂宮室城池守衛之密猶以未足又
命將出與爭奪于外惟恐失之安在其能舍乎不惟君子非之為佛
之道如達磨者亦不取也或曰然則達磨之言不亦可取歟曰為佛
之道者淺深精粗雖所得不同要其極致歸于殄滅倫理以之為已
則逆而不祥以之為人則偏而不公以之為天下國家蓋無所處而

得其當儒者棄而絕之可也
遂昌尹氏曰甚哉梁武之愚也人生天地間有此生則有此身生不
可滅則身不可捨抑不知梁武之所謂捨者以何為捨爾若以屏富
貴棄妻子為捨耶則是為捨物而非曰捨身也若以委其身于佛氏
為捨耶則為佛者當取其身而用之可也今既曰捨而其身猶在則
是初未嘗捨也身未嘗捨而強名曰捨則固已昧其心于不誠矣他
時諸臣又以金而贖其身不知當其捨之時孰從而受之而贖之
之愚又孰從而歸之也梁武身非賣僮而可捨可贖此不惟愚狂其
民愚狂其身抑且愚狂其所謂佛者未年尚荷之時又復戀二物不
能捨何哉孟子有言舍魚以取熊掌捨生而取義夫魚熊掌二物也
固可捨其一而取其生若捨生而取義夫魚熊掌二物也
狗義而後可萬一其生猶在則亦不謂之捨矣

庚戌 梁中大通二年八月魏爾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廷樹置

親黨帝列魏主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魏主雖受制於榮然性勤政

事朝夕不倦教親覽辭訟理冤獄榮聞之不悅魏主既外逼於榮常快

快不樂遂與城陽王 城陽元魏郡名今微園榮殺之是夜爾朱世隆帥

榮部曲焚西陽門出屯河陰 河陰縣名今微園榮殺之是夜爾朱世隆帥

自汾州帥騎揚晉陽世隆至長平兆來命是共推太原太守長廣王暉
長廣漢縣名今山東登州府魏郡皇帝位大赦改元建明○十二月魏
敬宗封大武皇帝于北齊皇帝位大赦改元建明○十二月魏
兆輕兵倍道兼行從河橋西渡先是敬宗以大河深廣謂兆未能猝濟
是日水不及馬腹暴風揚塵漲天兆騎叩宮門宿衛乃覺驚弓欲射矢
不得發一時散走兆騎執其主領於永寧寺樓上遷於晉陽縊殺之○
魏初葛榮部眾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謀亂不
止兆患之問計於高歡歡曰宜選王腹心使統之兆遂以其眾委焉歡
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
牙陽曲川建立也牙與尚通世因謂軍府治所曰牙又將軍之旗曰軍
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至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方今四方紛
擾人懷異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

不可制矣兆弗聽

辛亥梁中大通三年○漢節閔帝二月魏爾朱世隆以長廣王之命彈

位于廣陵王是為節魏高歡起兵討爾朱氏以兆弑敬宗也

致堂胡氏曰當是時節閔帝與高歡皆失策節閔雖為爾朱所立而
心惡之高歡爾朱之入也而未相失然雄才蓋世已有重望節閔何
獨不知召使入朝委以夾輔則爾朱魚能為矣高歡未有所事而畧
已立君何必用孫騰之計東復假建乎遣使上表輸忠自達魏方多
唯必魚疑沮之理如此則兩得之矣不然声爾朱弑君之罪仗義伐
之然後朝親以巨帝室亦恒文之舉也乃初魚定策或于邪謀置君
廢君猶豫奴隸兵力雖盛功
伐難高其行事不反相笑

壬子梁中大通四年○魏晉恭魏高歡進擊爾朱兆等於鄴大破之

兆自殺盡滅爾朱氏之重遂幽節閔帝於崇訓佛寺更立平陽王脩成

子孝武帝即位於東郊之中帝名脩成在孫酖節閔帝於門下省

癸丑梁中大通五年魏晉校岳遣使詣晉陽與歡約為兄弟司馬宇文

秦皇請詣晉陽以觀飲之為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
秦固求復命歡既還而悔之秦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憚
公兄弟爾公但潛為之謀圖歡不難集大悅以夏州夏州後魏州名今為寧夏衛屬夾西
道被邊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鎮之眾舉宇文泰岳表用之

甲寅梁中大通六年○魏永熙三年東魏孝靜帝中軍將軍王思政言

魏分
東西

於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
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慮弗克魏主深然之以五千騎西出長安泰備儀
衛迎帝謁見於東陽驛魏主遂入長安以泰為尚書令軍國之政咸取
決焉○十月魏丞相歡至洛陽集百官耆老立清河世子善見為帝孝
靜帝即位於城東北遷都鄴鄴世號東魏魏孝武帝復與泰有隙十二
月魏主飲酒遇醜而殂泰乃奉太宰南陽王寶炬而立之南陽府屬河南道寶炬魏

孝文帝之孫京
兆王俞之子也

乙卯梁大同元年○魏文帝寶炬正月朔魏文帝即位帝名寶炬進丞

相泰為安定公○東魏封丞相歡之子洋為太原公二年九月東魏以

定州刺史侯景兼尚書右僕射南道行臺督諸將入寇十月景進軍淮

上陳慶之擊破之景棄輜重走

乙丑梁大同十一年○魏大統三年梁賀琛啓陳四事言奢侈賦役之弊梁

主切責之梁主為人孝慈恭敬博學能文陰陽卜筮騎射聲律草隸圍

碁無不精妙勤於政務冬月四更竟即起視事執筆觸寒手為皴裂皴

倫反被細反起也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

已謂脫粟飯也或遇事繁日移中則嗽口以過身衣布衣木綿皂帳一

冠三載一衾二年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洩地洩以列反引也性不飲酒

非宗廟祭祀大享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雖居暗室恒理衣冠小坐盛
暑未嘗褻袒對內豎小臣內豎未冠者之宦官名周禮內豎掌內外之
通令反小事若有祭祀賓客喪祭之事則為
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江南又
安風俗奢靡故琛奏及之○上敦尚文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
以鞠獄為意奸吏招權弄法貨賂成市枉濫者多時王侯子弟多驕淫
不法上年老厭於萬幾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
事發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晝夜公行剽
掠有罪亡命者匿於主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
能禁也

溫公曰賀琛之諫亦未至于切直而梁武帝已赫然震怒護其所短
矜其所長因以難對之狀責以必窮之辭自餘切直之言過于琛者

佛專精

誰敢進哉由是奸佞居前而不見大謀顛
錯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絕祀豈不哀哉

丙寅 梁中大同元年○東魏武定四年**三月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

是夜同泰寺浮圖災 同泰寺在臺城內梁武造大佛閣七層為天火所
焚浮圖塔也梵語浮圖華言聚相左傳天火曰災

上曰此魔也宜廣為法事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
致堂胡氏曰梁武溺于佛而亦不知佛也江南雖小然號為帝王則
一日二日之間幾事豈火哉乃留居僧寺至于逾月必以境內為晏
安無所樂聞也而不知所失多矣浮圖之災蓋天火之所以警戒者
也方且進而不復歸于聽障窮盡土木以津浪心馬在乎其清心能
也捨也

丁卯 梁太清元年○東魏武定五年**正月朔日不盡如鈞**
致堂胡氏曰日食將既此太變也其為人君侵侮之象著矣豈焚或
入斗之比哉而武帝不以為懼豈懲咎而下堂之失耶抑天奪其鑒
也蓋上天變而不懼是不以天子自祭而自絕于天矣其亡不亦宜乎

文武樂為之用

得景則比塞可清國家既如金

亂階在此

東魏獻武王高歡卒歡性惡密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制馭軍旅法令嚴肅總斷明察不可欺犯由是文武樂為之用○侯景素輕高澄目念己與高氏有隙內不自安據河南叛歸于梁又遣丁和來上表言臣與高澄有隙請舉十三州內附上召群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皆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得景則塞比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膠貼膏也說文昵也柱瑟上屬瑟二十五絃一絃一柱以膠於柱則不能調以喻執一而不通也然意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金忽受景降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使對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上乃定議納景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周弘正善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東魏高澄入朝于鄴○東魏靖帝

杜弼作梁

善容儀膂力過人射無不中好文學從容沈雅時人以為有孝文風烈大將軍澄深忌之帝謀誅澄事覺澄幽帝於含章堂○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曰侯景自生猜忌遠托閔隴依憑奸偽逆主定君臣之分偽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因終成難養今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奸時堪乘便則必自濫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

戊辰

梁太清二年○魏大統十一年

侯景與東魏戰敗自求貶削梁王以景

兵新破未忍移易即以景為梁王州牧蕭介上表諫曰竊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郭翼之遇歡墳土未乾

即遠反噬逃死關西宇文泰亦復投身於我棄鄉國如脫履履不礙

脫之若言皆君親如漢末公堂之謀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乎梁主不能

高澄何事

用○二月東魏大將軍高澄書意未通好梁主與朝臣議之朱异張綰等皆曰靜寇息民知官軍而軍司與卿傳之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問欲令侯景曰疑是意不安以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梁主亦厭用兵乃沈其言景果為反計臨賀王正德臨賀今為西平樂府所至倉暴不法辱罵侯景梁主由是憤恨陰養死士儲米積貨幸國家有變景知之致疑於正德曰今天子年尊奸臣亂國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四海業業歸心大王景雖不敏實思自效願王允副正德大喜曰機事在速今其時矣景反於壽陽壽陽今為壽州以臨賀王正德為平北將軍都督京師諸軍事屯丹陽郡丹陽今為江府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景自備江濟於采石采石今在江府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至慈湖慈湖水名在直隸太平府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

位及閭里士大夫罕見兵甲賊至猝迫公松駭震正德守宣陽門帥眾於張侯橋迎景入宣陽門至闕下正德即皇帝位

宋濂斷曰梁王納人叛臣侵人土地曲在我矣彼東魏者既不能與師問罪及又遣使來和豈畏我耶持設問使我自相屠耳梁王不納

已巳正月侯景百道攻城晝夜不息梁王聞

城已陷安卧不動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俄而景入見於

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景稽顙下不敢仰視汗流被面退謂

王僧貴曰吾嘗跨鞍矢石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

使人自留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是後梁主所求多不遂志

飲膳亦為所裁節憂憤成疾五月丙辰梁主卧床居殿口苦索密不得

再曰荷荷荷荷猶云何何遂殂年八十六是日太子即位○六月梁臨

蕭公天威難化

晉王正德怨侯景貴已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謂遮
而得之因殺之○八月東魏高澄為蘭京所殺澄以爲膳奴京屢誚之
見謀殺之因時變起倉猝外震駭太原公洋聞之指麾部分入討群賊
斬而誘之洋至大會文武○英陽言辭敢洽眾皆大驚澄政令有不
便者洋皆改之

致堂胡氏曰高澄身冒矢石幸勳百戰變家爲國澄爲世子以冒色
之故幾而與其父斃于馬前其父自病逐君事魏主恭謹以終其身而
澄不承先志肆爲悖慢歐而幽之忠孝俱亡天理所不貸也端
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苟曰無以求之賤奴之刀何緣而至哉

○十二月梁始興太守今廣東韶州府陳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

郡人侯安都張德等各帥眾千餘人歸之遣使間道詣江陵受湘東王

繹節度湘東郡名今廣東韶州府太宗簡文帝諱綱字世讚武帝第三子在位二年爲

侯景所弑壽四十九殯于城北酒庫中

東魏
禪位
於齊

字文
恭爲
府兵

庚午梁太宗太寶元年○魏大統十六年○東魏武定八年東魏進太

原公高洋位丞相齊郡王下詔禪位於齊王王即皇帝位○梁湘東王

繹以天子制於賊臣不肯從太寶之號猶稱太清四年丙午繹下令太

舉討侯景移檄遠近○九月梁進侯景位相國封二十郡自稱漢王○

魏丞相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

戰陳馬畜糧備六家供之令爲百府每府一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

辛未梁太寶二年○魏大統十七年○齊天保二年三月魏主殂太子欽立○齊以湘東王繹

爲梁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九月侯景逼梁主禪位於豫章王尋

弑之○梁王僧辨等聞太宗殂啓湘東王繹請上尊號○梁豫章王棟

禪位于景景即位稱帝于南郊大赦改元太始封棟爲淮陰王

世祖孝元帝名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初封湘東王及簡文被

被試壽四十七

壬申

梁世祖承聖元年○齊天保三年○魏主梁相東王繹與王僧辨陳霸先等東擊

侯景景其

大潰與百餘騎東走追及斬之○已丑梁僧辨等上表勸進

長短

勸進進上

且迎都建業湘東王答曰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

全革面

長鯨喻侯景短狐喻岳陽王太平王燭則治四時調曰王燭

爾乃議之

益州刺史武陵王今為常德府紀頗有武畧聞侯景陷

臺城

臺城府上元縣在應天四月即皇帝位○十一月梁湘東王繹即位於江陵

改元大赦

○十一月梁湘東王繹即位於江陵

癸酉

梁承聖四年○魏主欽正月梁王僧辨發建康承制使陳霸先代

鎮揚州

魏太師奏廢魏主欽立其弟齊王廓是為恭帝○梁主好

玄談

九月於龍光殿講老子○魏遣于謹宇文護楊忠將兵五萬入寇

梁主答帥眾會之梁主停講內外戒嚴王琛報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

梁主開疑之乃復開講一日百官戎服以聽丁亥魏兵至柵下梁主巡

城猶口占為詩群臣亦有和者甲寅魏人百道攻城反者開四門納魏

師梁主白馬素衣出降

歷年圖曰武帝當齊之季任居方面危不自安乘時奮起以除昏主

而或大業及享國日久普通大通之際遭魏氏衰微王公牧守皆屬

亦可謂恭儉寬惠之君矣然以萬乘之主為桑門之行屈身傾國以

奉浮屠恩勝于威紀綱不立信佞臣之謀貪河南之地棄與國寵叛

人遂使臺城覆沒老而餒死江淮以南鞠為荊棘其智未足稱也夫

德澤不能及而享其大利聖子孫各擁強兵列居重鎮不救君父

財不可得而喪其所有必失其子孫之權強兵列居重鎮不救君父

魏立梁主答為梁主資以荊州之地是為後梁梁昭明太子附於魏

敬帝名方智字慧相元帝第九子也在位二年

乙亥梁敬帝紹泰元年○魏恭帝齊天定元年○齊天寶六年正月梁晉安王晉安今福州府答即

皇帝位於江臨上流於魏稱臣奉其正朔○三月梁晉安王晉安今福州府

方智至自潯陽即梁主位時年十三以太尉王僧辨為都督中外諸軍

事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齊與王僧辨書以為嗣主冲貌未堪負荷

貞陽侯貞陽侯之縣名今曲江縣淵明以年以望堪保金陵以為梁主納於彼國癸

卯淵明入建康丙午即皇帝位以晉安王為皇太子○初梁王僧辨與

陳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及僧辨納貞陽侯淵明霸先遣使告爭之

往返數回僧辨不從霸先乃舉兵襲僧辨執而縊殺之貞陽侯淵明遜

位出就邸冬十月晉安王即皇帝位○初魏太師泰以漢魏官繁命蘇

綽及尚書令盧辯依周禮更定六官

丙子梁太平元年○魏恭帝三年○齊太保七年正月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為太師家宰

自餘百官皆倣周禮○十月魏安定文公宇文泰病召中山公護謂曰

吾諸子皆幼外寇方疆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乙亥卒

泰能駕馭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

所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為之丙子世子覺嗣位為太師大冢宰出鎮司

州司州今屬陝西西安府時年十五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人心遂安○十二月

魏以岐陽之地岐陽今鳳翔府屬陝西道封世子覺為周公時宇文護以周公幼弱

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庚子以魏恭帝詔禪位於周

歷年圖曰後魏之光世居朔野有國之矣道武乘燕氏之衰悉舉引
子之民以憑陵中夏馬首所向無不望風奔潰南取并州東舉幽冀
兵不留行而數千里之地定矣繼以明元大武兼青交包司豫摧赫
連開關中梟蒲洪吞遼竭虜川渠并河右高車入臣孺士遠遁自淮
以北逾于入漢悉為其有子孫稱帝者百有餘年左衽之盛未之有
也及孝文嗣世乃賦戎狄之俗脩帝王之政崇儒雅興禮樂其風聲

文物蔚然可觀矣宣武懦弱不克負荷寵信謬佞賊虐親賢元氏之
業干茲始衰重之以孝明幼中胡后淫恣嬖倖盈朝政出多門賞罰
魚章紀綱大壞守令貪殘黎民愁怨盜賊並起日滋月益上之人曾
魚俊心而內自睽離以招外盜于是爾朱榮乘之而起與晉陽之甲
直指伊洛而後黨四集不旋踵孝武惡高歡之偏逃遁入關遭宇文
之禍不能自脫東西分裂相繼嘗心嗚呼人主當國家全盛之時宴
安急情以夫其或福之兩及民心已去禍福已成雖有明斷之才猶
不能救况庸君乎

○陳紀 附北朝

高祖武帝名霸先字興國吳興人姓陳氏漢太丘長寔之後初仕

安陵 葬萬

丁丑 梁太平二年○陳高祖永定二年○魏恭帝四年○齊天保六年

亡陳周代并齊三大國 正月周公即天王位 字文泰事魏為冢宰其子
後梁二小國比四國 是為孝閔帝 八月梁進丞相霸先為相國總百揆封陳公○周晉公護

弒閔帝寧都公毓即天王位 閔帝弟是為 十月梁進陳公爵為王辛未

梁敬帝禪位於陳陳王即皇帝位

右梁四主合五十四年

戊寅 陳永定二年○周明帝 正月周太師護上表歸政周主始親萬機

軍旅之事護猶總之

己卯 陳永定三年○齊天保十年 陳主殂陳主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為政

務崇寬簡臨川王禧即位

致堂胡氏曰陳高祖之勇畧才智江左一時魚與角者故能奮由遠
宦以取大位雖享國日淺迺其過舉蓋亦甚以所可恨者魚宰相也
自古大聖人為天下亦必求賢于輔相以助已宰相又廣求人才布
之內外然後天下無廢事而治道可立豈有役其耳目運其心思以
當萬機之衆獨委同功共事赴武夫五六人而能開物成務建不
拔之基者若夫奉身儉約為政寬簡此持為國之一節耳豈世衰道
微魚名時之士可為時用耶抑高
祖不知古今不能求而致之也

○八月周主始稱皇帝改元武成○九月齊顯祖嗜酒成疾十月殂太子殷即位

世祖皇帝名禧字子華武帝兄始興王之長子武帝魚嗣

庚辰 陳世祖天嘉元年○周武帝成二年○齊主 四月周世宗殂武帝即位

○八月齊皇太后下令廢齊主為濟南王出居別宮以常山王演入

纂天統肅宗即位於晉陽常山王名演文宣之弟

辛巳 陳天嘉二年○周高祖武帝世宗保寧元年 十月齊肅宗殂世祖即位

壬午 陳天嘉三年○齊世祖武帝世宗保寧元年 後梁主贊殂太子歸即位

甲申 陳天嘉五年○周保定元年 齊主傳位於太子緯太子即位世祖之子

丙戌 陳天康元年○齊後主鮮于天統二年 四月癸酉陳主殂太子即位

臨海王安成王頊所廢尋薨壽十九史曰廢帝

丁亥 陳主伯宗光大元年 陳國政盡歸於安成王頊

戊子 陳光大二年○齊天統四年 十一月陳安成王頊廢帝為海臨王

論曰陳武帝以雄毅之姿屬一憂之運功存樞弱道齊橫流應變魚
方蓋為人傑及乎西都盡伏江表帖危僧辯任同伊尹空結桐宮之
恨貞陽入假秦兵不息謗竊之泣帝乘隙以舉乃顯玄機王業所基
始自于此柴天假物蓋有憑云文帝以宗枝承統情存兢惕加以崇
尚儒術愛悅文義恭儉行已勤勞濟物志度弘遠有前哲之風至于
臨下明察得永平之政矣臨海儒弱有同于帝摯又后雖故不蓋設
可道蓋亦其
可得耶

高宗宣帝 名頊字紹世始興王第二子初廢臨海王乃

己丑 陳高宗太建元年○周天 正月陳安成王即位

辛卯 陳太建三年○齊天統五年 周楊素以多才藝有大志不拘小節周主

命素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周主曰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曰但恐

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

壬辰陳太建四年○齊武平三年○周建德元年陳主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南將軍

吳明徹策請行壬午分命諸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統眾十萬

伐齊

癸巳陳太建五年○齊武平四年○周建德二年十月陳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齊

行臺右僕射皮景和等救壽陽快懦不敢進明徹乃躬擐甲冒四面疾

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王貴顯盧潛等送建康景和比遁齊穆提婆韓

長鸞聞壽陽陷握槊不輟曰本是彼物從其取去齊主聞之頗以為憂

提婆等曰假使國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齊王即大喜○十

二月陳定州刺史田龍秋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于齊安州刺史周吳

擊斬之盡復江北之地

乙未陳太建七年○齊武平六年○周建德四年七月周主如雲陽宮大將軍楊堅委相奇

信來和嘗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天下

丙申陳太建八年○齊隆化元年○周建德五年九月魏主謂群臣曰齊朝昏亂政由群小

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冬十月周王自將伐齊克晉

州

致堂胡氏曰禮在喪無外事惟金革之事魚避焉亦謂其可者耳其不可者固弗之許也魯侯初宅曲阜然在衰經之中而徐夷並與東郊不開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孔子取其誓言編之于書其取之若是何也門庭之寇侵逼既急于是而曰吾服喪魚外事使宗族不保又焉得為孝乎故禮設金革與避之條謂此屬也若夫國家安靖邊鄙不聳貪利而動忘哀即戎斯乃不孝之大者人走見夫禮言金革之無辭也勸行之而昧于不可之理是以多失之春秋論畫為戒深矣若周武者其犯斯戒者歟

戊申周主至平陽勒諸軍擊齊師齊王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遂

帥諸將追齊師齊主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齊臣降者相繼齊主還鄴

并州將帥請安德王延宗即位周軍圍晉陽攻東門克之延宗戰力屈

走至城下周人擒之癸酉周師趣鄆

丁酉陳太建九年○齊幼主桓承光元年○周建德六年壬辰周師至鄆

城下圍之燒城西門齊人禹戰周師奮擊大破之齊主從百騎東走追及擒之

右比齊五主合二十七年

歷年圖曰神武以高世之畧平爾宋之亂功大勢盛為魏武所疑雖有逐君之漸而能德悖慢無禮終殞身于奴隸文宣淫而殘暴甚于桀紂而能信用賢臣委之以政威加隣敵終其天年蓋亦有以得之矣孝昭明帝愷悌實有齊之令主享國不永惜哉武成驕淫奢縱齊業始衰後主繼之昏任尤甚誅剪忠良信用讒邪十年而亡己為宋矣幸矣

戊戌陳天建十年○周陳主閔周人滅齊欲爭徐兗詔吳明徹督諸軍

之明徹圍周彭城王執引兵圍而蹙之眾潰明徹為周人所執將士

三七

三萬并器械輜重皆沒於周○五月周高祖殂年三十六太子即位名

武帝長子贊始立即送奢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

天
元
驕
侈

己亥陳太建十一年○周象元年周宣帝傳位於太子闡是為大赦改元大象

自稱天元皇帝驕侈彌甚務自尊大無所顧憚

致堂胡氏曰或問孔子立天王之號其作春秋代周室賞罰君子謂

聖人稱天自處也若周宣帝自稱天元后稱天后居稱天臺制稱天

制教稱天救杖稱天杖宣帝亦以天自處耶曰非是之謂也苟即名而

信之則呂政者豈道同軒昊帝協堯舜乎仲尼惟懼人之名寔不相

副也故以天冠王繫王于天使稱之者顧名思實則其職舉矣周宣

而所替者蒼穹覆幬之名也孔子所云者高明無私之理也名不可擬

五刑使周宣能盡此理于以稱天王何歎之有惟不順乎理也怒父杖已下常被楚梃而五服亡矣苦喪逾年即恣聲樂而五禮亡矣公卿皆亡天理泯滅下同乎物猶有不逮顧且以天自名非所當言而言宜其不逮于斯可矣

隋公楊堅私謂大將軍汝南公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
長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剪何能及遠哉
唐子陳太建十一年周天元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后父堅位望隆重天
元忌之堅既為帝所忌情不自安天元備法駕幸天興宮不豫而還是
日天元殂以堅總知內外兵馬事堅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為寬大刑畧
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十二月周以大丞
相堅為相國總百揆進爵為王

辛丑陳大建十三年○周大象三年二月後隋高祖二月周主下詔遜

位居別宮命秦皇帝帝璽綬禪位于隋

右周五主合二十六年

歷年圖曰文帝以開中之衆東出孝武收疲散之兵賄貧困之民任
賢使能列官布職明部分務農桑以輔魏室雖以高氏之強不能陵

南取隋謀

也其所為典法施于後世可不謂賢乎武帝以英傑之資受制強
恭默端拱十有餘年頃其罪盈惡熟為衆所棄一旦除之若撥麩
槁可謂知柔知剛知勇兼備者矣然後親統六師以征東夏齊之險
阻不守士卒不戰數月之間縛其君臣致之鼓下使有周之境東斬
于海南薄于江雖魏室全盛之時不能及也惜乎宣帝恣其淫侈
逞其奇譎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不及三年而為異姓所有悲夫

隋以蘇威兼納言度支尚書三月隋以賀若弼為吳州總管鎮廣陵韓

擒虎為廬州總管鎮廬江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穎穎薦

弼與擒虎故置於南邊使潛為經畧○隋高穎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

小帝無不與之謀議然後行之故革命數年天下稱平

壬寅陳太建十四年春正月陳主殂太子即皇帝位

陳太建十四年長城公名叔寶字元秀高宗長子史曰後王在位七年為隋

乙巳隋開皇五年隋主不喜辭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治書侍

御史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辭忽君

月露風雨

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書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帥未窺六甲先制五言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今朝廷雖有是詔臣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詔以諤所奏頒示四方○是歲陳主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牕牖壁帶懸楣欄檻皆以沉檀為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漸至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奇花高下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王樹後

宮室服玩之後

後庭花

常 庶化臨春樂等大畧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為

丙午 陳至德四年○隋開皇六年 梁主殂謚曰孝明皇帝世宗孝慈漁約

境內安之太子琮嗣○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每秋家出粟麥貧

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滿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

瓊山丘氏曰此後世義倉之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以備凶年名曰義倉民以為便後世置倉于州郡主之不得其人行之不得其道施之而不盡其委曲之詳適足以為民之害而已况欲賴其救飢荒之民哉

丁未 陳禎明元年○隋開皇七年 八月隋徵梁主入朝廢梁國拜梁主琮

柱國賜爵公 後梁終三年

戊申 隋開皇八年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穎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

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徧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

史記通鑑卷之九

以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預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士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君致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王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及高勵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隋主謂高頴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甲子隋出師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與韓擒虎賀若弼等率兵五十一萬東接倉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十二月隋軍臨江高頴謂薛道衡曰今茲大軍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常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命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為相唯事詩酒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

道衡
言陳
可取
四事

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倉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頴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陳主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彼何為者邪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邪帝笑以為然故不為深備侍觴縱酒賦詩不輟

長江
天塹

西山真氏曰夫人苦不自知昔者漢兵已迫而王莽猶設席隨斗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今東主淫虐而隋兵已起妄自謂曰王氣在此彼何為者是皆不自顧望也可嘆可嘆

隋紀

高祖文皇帝名高字孟昂封隋公至堅進爵為王明年稱帝

己酉開皇九年陳主下詔曰大業陵縱侵竊郊畿蜂虿有毒宜時掃定

以蕭摩訶樊毅魯廣達等為都督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
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任忠帥數騎迎降引擒虎直入朱雀門陳在
惶懼自投於井井謂景陽軍人窺井以繩引之而上執送長安

右陳五主合三十二年

論曰陳宣帝器度弘厚有人君之量文帝知冢嗣仁弱早存太伯之
弱及武志大不巳晚致呂梁之敗江左日蹙抑此之由也後主因削
及其亡也皆敗下歸人况以區區之陳外鄰明德伏車之隆歷世數十
縱叔季其獲支數年亦為幸也雖忠義感慨致動井隅何救麥秀之
深悲適足取笑乎千祀嗟夫始梁末童謹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
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汗人衣皂莢相料理及僧游成群
臣以謹言奏聞曰僧辨本乘巴馬以擊伊景馬上郎王字也塵謂陳
也而不解皂莢之謂既而陳威下隋說者以為江東謂殺羊角為皂
莢隋氏姓楊楊羊也言終滅于
隋然則興亡之兆蓋有數云
潛溪宋濂曰昔周室間弱靜帝幼冲高宗以外戚之尊入握朝權都
督諸軍假黃鉞開丞相府當是時宗藩大臣心弗平五王連謀三方

稱亂高祖咸得剪夷之始有睥睨周鼎之心自進爵隋王加九錫尋
受周禪而即皇帝位于是脩明庶政緩撫遠夷經營四海至日吳不
逞暇食高類蘇威季德林之屬調馭于內楊素韓擒虎賀若弼之徒
折衝于外規模日盛遂萌平陳之謀張皇六師直搗金陵陳人膽破
叔寶歎手執擒天下自是歸于統一統東底太海南撫交趾西連且未
北極五原莫不稟受正朔願為臣妾開皇仁壽之間人物阜繁號為
極治及煬帝嗣位籍承平之休運慕秦皇漢武之為人治宮室而務
侈靡使絕域而勤遠畧市武馬而因蒸庶御龍舟而般游魚度自以
為日月所照雨露所及孰敢不臣高句驪一島夷怒其不恭親總大
兵一也意謂狼噬玄菟之野鷓張扶餘之境電掃襄平之墟未幾麥鐵
杖死遼東宇文述敗薩水而九軍先後臨焉魯不悔禍益務與戎府
庫空竭頭會箕歛而民益不堪命由是盜賊蜂起主薄張白張金
稱聚河曲林士弘據九江杜伏威掠江淮翟遼出洛陽似此之類不
可勝計而海內四分五裂美江都之幸仇自沉面而色雖日不足度
其不免乃欲摩頸自研卒致血戰御衣而身亦隨殞非因下之至愚
孰能與于此哉當其指麾群雄叱咤之間風駭雲流而混六合于一
家何其雄也身死肉未及寒而邦國蕩覆子孫誅戮殆盡反不如弘
農一布衣又何其削也君子詢禍敗之幾不翅于揚帝之日而基于
高祖之時何也蓋天下大物也可以德持不可以力競使高祖以德
結人心雖煬帝昏荒之甚其敗亡未必若斯之速也夏有太康殷有
雍巴河曹甲周有幽厉而宗祀不絕者以禹湯文武之德未斬也是

故典章文物不足為之盛金城湯池不足為之固長鎗大劍不足為之利士馬精強不足為之勇王帛克勤不足為之富其足以賴而長存未洽者非德何以哉惜高祖不可語此徒以力競也悲夫

歷年圖曰武帝與王僧辯同事梁室誅夷侯景乘時伺間卒成大功奄有江南斯亦難矣文帝恭勤政事足為良主孝宣值齊之衰而啟土逢周之興而喪師豈非不恃內而恃外者耶夫以陳國區區不能居天下五分之一一粟七危懼此不能保其往後王荒淫無度以趣之納身符井井與水曰皆不亦宜乎

明
臨下

蘇威
五教

庚戌十年上性猜忌不悅學既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常令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賊汗私使人以錢帛遺之遺贈得犯立斬每以殿廷捶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又嘗於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上不從然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群臣之不諫者○江表自東晉已來刑法疏緩世族陵駕寒門陵侵之也平駕馭之也陳之後牧民者盡更變之蘇威復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

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於是陳之故境大抵皆反曰更能使僕誦五教耶僕音農吳語謂我為僕詔以楊素為行軍總管討之江南大定素乃班師班師謂還軍也

乙卯十五年三月仁壽宮成上幸之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殫民力為離宮為吾結怨天下

丁巳十七年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安起早宿天下慄慄有數人劫執事劫持也謂威驅勢劫也執事謂主執其事而謂之曰吾意求財者耶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

盜
錢至一
死

噍類矣帝聞之為傳此法

庚申二十年廢太子勇

致堂胡氏曰：落文于勇之事，真可悲矣。勇不當疑也，以失愛而疑之，素不當信也，以久任而信之，既知勇不自安而欲察其情，獨無忠信，可使之人乎？而使素往哉？素至東宮，所以激怒勇者，乃兵機將畧臨敵，致師之術，奈何施于國儲君副手？隋文聞其蓄毀，大甚心，亦致疑而又不入，獨孤巧言不復加慮，自此勇之廢黜，決矣。詩不云乎：君子信之，如或騁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盜言孔耳，亂是用，鑒其隋文之謂乎？又曰：懿廢哲婦，為氣為鴉，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其獨歎后之謂乎？悲夫。

立晉王廣為皇太子

致堂胡氏曰：異莫甚于天地之變，地震必有方所見于漢魏至六朝，其大者不過二十餘州，亦極矣。未聞方輿盡震也。地者子道也，臣道也，靜而動，其震之日，當太子初立不在前後，典事相符，四海九州同日而震，其變大矣。其為厚載不寧，將有傾側之象，亦著矣。且天無異，太子之文，姦諂委言而隨，文信以為寔地，有不當易太子之異，蕩搖程杌而隨，文漫如不聞其于天地尚如此，設有強諫，必不從也。假如故太子誠以罪廢，屏之遠方，可爾而付今太子掌之，是弟囚其兄也。弟而可以囚兄，則子制父何難焉。他日帝疾病上臺，宿衛與後宮妃嬪盡見屏遠，遺心腹人侍而大禍修矣。蓋自文帝忍愛笑，故曰其所由來者漸矣。

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

異日必為帝器

王伽縱囚

王通

上忌刻而苛酷，而太子卑弱，諸侯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而待。玄齡杜如晦皆與選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歎曰：僕閱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異日必為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齊州齊州今為濟南府屬山東道行參軍王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榮陽，哀其辛苦，伽乃悉脫其枷鎖，停棧卒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至前却吾當為汝受死，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若其日而或前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於是悉召流人，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

癸亥仁壽二年龍門龍門名今河津縣屬山西平陽府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

能用罷歸通遂殺校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眾累徵不起楊素

其重之勤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業實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俱饗粥

通也受賜多矣不賴仕也或謂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

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素

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

國則刑必平重欽之國其財必貧又曰聞謗而怒者謗之凶也

絕四
去媒

遠矣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

胡氏曰隋文在位二十有三年其賢其否固哲士所量以行藏其道者使王通而不知或知之而猶與之言皆不足以為智矣且通誠有太平之策不待君之求之而登門自獻不懼自處之不重亦豈所以養其君尊德樂道之心而望之以大有為之功哉

謂傳西夷及鳥獸之語罔者誘禽鳥之來也即今鳥媒是也

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罔去媒說佞

得失
在僕

綱目斷曰隋文以刑法治天下廢大學黜儒道而王通以儒術說之
宜其嚙去不顧也先儒謂通為隱君子使其教授河汾著書講道以
沒其身亦何不可之有而必欲鼓瑟于齊王之門自取絀辱是豈席
珍待聘之君子哉直書獻策不報若王通者蓋亦可愧之甚矣借哉

甲子四年正月帝崩於太寶殿高祖性嚴重令行禁止勤於政事每旦

聽朝日晏忘倦雖畜於財至於賞賜有功即無所愛將士戰沒必加優

賞仍遣使若勞問其家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其自奉養務為

儉素乘輿服御物故弊者隨令禡用自非享宴所食不過一肉後宮皆

服澣濯之衣天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率衣絹布不服羅綺裝帶

不過銅鐵骨角無金玉之飾故衣食滋殖倉庫盈溢受禪之初民戶不

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漢魏刑已一百萬戶然情忍苛察信受

說言功臣故舊無始終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敵此其所短也
煬皇帝名廣小字阿摩文帝第一子初封晉王未幾殺兄謀為皇

化及所統壽三十九
葬于五都之雷塘

乙丑大業元年敕宇文愷與舍人封德彞等營顯仁宮顯仁宮在河南南洛陽縣接皂澗北跨洛濱發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禾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又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蘇刀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成臯北至河陽成臯河陽相望於道○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諸山高出百餘丈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為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為荷菱芡乘輿遊幸則去水而布之十六

剪綵為花

院競以殺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縱宮女數千騎游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八月上行幸江都江都縣名屬直隸揚州府發顯仁宮出洛口地名在河南府城東御龍舟挽船士八萬餘人舳舻相接二百里舳音軸船後持舵處類音盧船類刺權慶照曜川陸騎兵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穀食及者一州至百輦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丙寅二年置洛口倉在洛南府華縣西上築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窖藏也○十二月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

丁卯三年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榆林縣名東至紫河紫河在山西大

築長城
車駕
比巡

府同高書左僕射蘇威諫帝不聽築之二旬而畢○八月車駕發榆林歷雲中雲中今在大同縣是也沂金河金河在山西大府府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五十餘

又收用...

晉書...

廿七

裴矩
經略
西域

魚日
不治
宮室

萬馬十萬疋旌旗輜重千里不絕突厥啟民可汗奉廬帳以俟車駕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帝大悅賦詩曰呼韓稽顙至穎昔屠耆接踵來穎昔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賜各有差○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張掖郡名今陝西

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畧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之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畧咸以委之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於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倡導也

汾陽宮即

隋氏
之盛
極干
此

討高
麗

臨分宮在陝西分州隋
場帝建宮于此避暑
已巳五年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一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庚午六年裴矩說帝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

臣先帝欲征之矣矣但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至

午下詔討高麗救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

役晝夜立水中畧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先是詔總徵

天下之兵無間遠近俱會於涿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

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十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

數十萬人死者相枕天下騷動於是始相聚為群盜○鄒平鄒平縣名
屬山東濟

盜起
後繁

人收

青島

十

南府民王薄擁眾據長白山長白山在濟南府長山縣剽掠齊濟之間自稱知世郎

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苑歌以相感動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實

建德起兵漳南漳南漢之縣名今屬平府人爭附之

壬申八年四方兵集平壤平壤城名高麗所都也亦名長安凡一百一

十二萬三千八百人車駕度遼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諸軍敗還初極

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惟三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巨萬

計失亡蕩盡

癸酉九年楊玄感反於黎陽楊素子以李密為謀主引兵向洛陽帝遣宇

文述屈突通討之玄感兵敗死○帝使裴蘊推玄感黨與謂蘊曰玄感

一呼而從者十萬蓋知天下人不欲多則相聚為盜爾玄感之圍東

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坑之○帝以衛尉少卿李淵為弘化

郡留守弘化隋之郡名今為慶陽府屬陝西道關右十三郡兵皆受徵發淵御眾寬簡人

多附之

甲戌十年二月詔百僚議伐高麗戊子詔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時天

下已亂所徵兵多失期不至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帝乃班師仍徵高

麗王元入朝元竟不至○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麗為意

劉玄胡向獨以為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

乙亥十一年八月帝巡北塞突厥始畢可汗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急

攻鴈門鴈門秦之郡名今為山西代州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子世民年十

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定興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

卒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令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

謂援兵大至望風遁去定興從之諸郡援兵亦至九月始畢解圍去○

指孔雀為

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寶成朝堂前親衛校尉高德儒見之奏以為鸞時孔雀已飛去無可得驗於是百官稱賀詔以德儒誠心實會肇見嘉祥拜朝散大夫

丙丁十二年詔以右驍衛將軍唐公李淵為太原留守以王威高君雅為之副○十月韋城韋城唐之縣名今省入滑縣屬大名府翟讓亡命於瓦崗為群盜聚

世基不聞以盜

眾至萬餘人同郡單雄信徐世勣李密等皆從之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帶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輒抑表狀不以實聞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為然或甲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

恭帝各備文帝之孫初封代王唐公李淵立以為帝在位二年禪位于唐廢為郡國公年十五而薨
恭帝恭帝有義寧元年○長樂王實建德丁丑元魏公李密元在位二年禪位于唐廢為郡國公年十五而薨
恭帝恭帝有義寧元年○長樂王實建德丁丑元魏公李密元在位二年禪位于唐廢為郡國公年十五而薨

李密據洛口倉

王薛舉秦興元梁王蕭銑鳴鳳元○是歲并楚凡八國正月杜伏威起兵拒歷陽江淮間小盜多附之○二月馬邑馬邑漢縣名屬雁門郡今山西朔州劉武周斬太守王仁恭收兵得萬

餘人自稱太守遣使附于突厥○李密說翟讓曰洛口倉多積粟將軍若親帥大軍輕行掩襲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眾一朝可集遂將精兵七千人襲回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強負道路

相屬護於是推密為王號為魏公○四月薛舉自稱西秦霸王盡有龍西之地○李密移檄郡縣數煬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

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茂之辭也○內史舍人封德彝諂附虞世基以世基不開吏務密為指畫宣行詔命諂順帝意故世基之寵日隆而

世安

隋政立壞皆德彝所為也○初唐公李淵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

天下之志

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

文靜
奇世
民

高
安
知
其
無

財給客咸得其歡心晉陽宮監裴寂與劉文靜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歎
 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將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
 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
 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本紀云世民年四歲有書生見異
 冠必能濟世安民乃文靜坐與李密連唇繫太原獄世民就省之文靜
 採其語名曰世民文靜坐與李密連唇繫太原獄世民就省之文靜
 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
 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
 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東都今為河南府群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
 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
 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
 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

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
 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郎下有寇盜上有嚴
 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
 汝安得為此言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
 討賊賊可盡乎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
 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以晉陽宮人侍淵
 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
 侍公恐事覺并誅為此急計耳衆情以協公意如何淵曰吾兒誠有此
 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於淵
 曰大人為番守而盜賊竊據雖言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命世民
 與文靜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時文靜勸淵與突厥相結

資其士馬以益其勢

范氏祖禹曰匹夫欲自立於齊黨猶不可不自重也况欲置王業舉大事而可以不正故之乎太宗始父子罪而脇之以起兵高祖裴寢之邪受其宮女而不辟又稱臣于突厥倚以為助何以示後世夫創業之君其子孫則而象之如影響之應形聲不可不慎舉也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夷狄多猾夏之亂蓋高祖以此始之也古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太宗恐高祖之不從懼突厥之為患終守臣節可也豈有脇父臣虜以得天下而不知義也則亦無所不至矣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機亂之才而不知義也裴寢等乃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西河郡不從淵命淵使世民將兵擊西河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煬帝大業間有二孔雀飛集朝堂前德儒奏以為鸞拜朝散大夫吾與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世民等引兵還晉陽往逐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淵開倉以

李淵 李世民 佞人 計關之入

賑貧民應募者日益多乘寢等上淵號為大將軍

夔山立氏曰嗚呼唐室之興庶幾乎正矣乃但于見聞之故而蹈昔人竊慕之故智實有欲得之心而又立勿君以輔之自為大丞相加殊禮然後取焉曷不於起兵之初傳檄天下聲隋廣試逆之罪數其淫虐之惡播告四方與民問罪之帥豈不名正而言順理直而氣壯哉則其得國也雖不能如湯武之正然亦庶幾矣惜乎一時君臣不明大義宜其創業所以不及漢高也故然其得國也則固優矣

秋七月淵以子元吉為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淵帥甲士三萬發晉

陽立軍門誓眾并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柰

亦帥其眾以從代王侑遣采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霍邑縣名今陝西

郡屈突通將驍騎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兩淵不得進○淵以書招

李密密自恃兵強欲為盟主使祖君彥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

心執子嬰於咸陽禮商卒於牧野豈不盛哉且欲以淵使步騎數千自

李淵 以書 招李 密

李家
亥自
於大

現詳
滿以
收漁
功

至河內面結盟約淵得書突曰客亥自於大非折簡可致吾乃有事關
 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知重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為我塞成臯
 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侯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鵠蚌之
 勢以收漁人之功蚌蚌項反蛤也鵠允律反知天將兩鳥也戰國策趙
 伐燕蘇代為燕謂趙惠文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
 方出曝而鵠啄其肉蚌合而掩其喙鵠謂蚌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
 有蚌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持以敵大衆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未為晚也乃使温大稚復書曰
 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
 戴大弟攀鱗附翼唯望早膺同錄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屬珠
 附也籍秦昔反蒲藉也謂所附宗藉復附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
 嬰於咸陽未敢聞命汾晉左右尚湏安輯盟津之命未暇卜期密得書
 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兩

世民
請先
八咸
陽

父不止淵軍中糧之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
 召將佐謀比還裴寂等皆以為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禾
 菽披野何憂之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畧武周
 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
 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
 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賊耳何以自全淵不聽促
 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日暮淵已寢世民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
 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眾散於前敵乘
 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
 太原運糧亦至

致堂胡氏曰武王伐商數紂之罪則多矣湯皆有之而殺父殺兄則
 紂之所未有其當討與與紂聲其大逆不道之罪而舉兵討之

則雖德非成湯亦無愧于自毫之載世民不必用官人私待以劫父也... 功而用智術遠義理者多矣

八月兩霽淵命軍中曝鎧仗行裝趣霍邑王氏曰霍邑漢彘縣也後漢

有霍邑屬平陽建成世民將數千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

也詬罵老生怒引兵三萬分道而出兵大敗老生下馬投墜劉弘基執斬

之遂克霍邑○李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

眾馮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

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長安恃通為援通敗長安必破矣世

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眾鼓行而西鼓行者其

世民欲長安

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槁古造反也若

濳晉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脩備以待我坐費日月眾心離沮

喪也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

通自守虜耳不足為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兵而西京兆諸

縣多遣使請降○淵帥諸軍濟河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世民所至吏

民及群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淵女李氏適柴紹者亦

將精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兵隰城隰城今山

州西分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為謀主

玄齡亦自以遇知己擊渴心力知無不為世民引兵屯于阿城勝兵十

二萬軍令嚴整秋旱不犯○十月蕭瑊起兵巴陵巴陵縣名屬湖廣岳州府自稱梁

王○十一月李淵克長安與眾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馬邑郡丞李

李崇克長安

靖素與淵有隙淵收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與義兵欲平暴亂而以殺
壯士乎世民為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乃置幕府○淵備法駕迎代王
侑即皇帝位於天興殿時年十三大赦改元建德煬帝為太上皇以淵
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進封唐王已而以李建成為唐世子

右隋四帝合三十八年

歷年圖曰文帝之干周室非有元功厚德素洽于人直以天元暴崩
嗣君幼弱姦臣矯命微幸得之然明敏儉約勤于政治隨才任官信
賞必罰故能取江南三百年之國易干反掌使天下復為一統百姓
繁庶衣食豐衍突厥室常鞅鞅休邑高昌女國之屬莫不稽顙稱臣
奉珍入貢雖兩漢全盛之時不能過也回使後嗣僅得中材之主以
守之十世之內未易亡也煬帝以悖逆詐謀坐承富強之業志驕氣
溢慨然慕漢呈漢武之為人窮侈極欲其連四夷政煩賦重盜賊
起而猶巡遊不息以樂滔憂惡聞直言喜自墮蔽意率是道也雖禹
湯文武之子孫未或不亡先隋無積善之基乎

少微通鑑大全十一卷終

重刻翰林校正少微通鑑大全卷之十三

唐紀

按歐陽公作唐新史成於嘉祐五年温公通鑑以治平開訂要
之新史通鑑皆被旨編定之書學者通用無害也又有貞觀政
要魏鄭公諫錄及唐舊史通鑑皆參用之文多不同今學者用
唐史只稱史臣不必泥出處今畧具大槩以備檢閱其遺闕處
皆舊史也

高祖神堯皇帝

名淵字叔德姓李氏隴西成紀人襲封唐公隋末
起兵受恭帝禪建都長安國號大唐在位九年壽
七十一年癸亥歲陵○帝舉晉陰精吳承亡隋之弊席卷長驅奄有
關中命將出師掃除亂畧六年之中海內咸服何成功之速哉
蓋以太宗之為子也

戊寅

隋恭帝侑義寧二年恭帝崩○望泰元年唐高祖武德元年○夏王
竇建德五鳳元○京王李密在樂元○楚王朱粲昌達元年○是
歲并楚士弘建元○煬帝師都秦築○四月宇文文化及弒煬帝於江都自
稱大丞相

稱大丞相

史臣曰：場帝在弱，蓋
著聲績于時，情節
亂遂登諸位，峻極之
單于頡頏，遂蒙重譯，未
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
矜，已傲狼明，德內懷除
其過，淫荒魚度，法令
受賞者莫見其功，為
頻出朔方三駕，遠左
令暴條以擾之，嚴刑
無聊生矣。

有令聞南平吳會，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獨
厥姦回，故得獻后，地心文皇，革慮大方，
基承不顯之休，命也。地廣三代，威振八
之泉流，溢于都內，制之秦漢，規模特
外示疑，簡盛冠服，以飾其姦，除諫官以掩
教絕四維，刑參五刑，以動土木之功，不
不知其罪，驕怒之，大侵漁，人不堪命，乃
以臨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然海內，發然

○梁肅銑即皇帝位於東自九江西抵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此
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五月戊午肅帝禪位於唐高祖王即皇帝位
○隋煬帝凶問至東都苗守官奏上王侗即帝位改元皇泰以王世充
為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世充漸結黨援恣行威福子弟咸興兵馬
勢震內外皇泰主拱手而已○時中國人避亂者多入突厥突厥強盛

東自契丹

室韋

契丹之別種也

西盡吐谷渾高昌

渾湖昆反

先本遼東鮮卑徒河波歸之長子曰吐國渾其

孫葉延遂以其自為吐谷渾氏昌西域小國諸國皆臣之控弦百餘

萬控弦百餘萬謂引弓之七十餘萬人也

○初起

資其兵馬前後餉道不可勝紀

○命裴寂劉文静等脩定律令置學士大學西門生合三百餘員郡縣學

各置生員○國主待裴寂特為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事無

大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

○國萬

年縣今改為咸寧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為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

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替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

○國萬

之不難也臣謂宜易其號稱為蓋下情為王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為

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疋

伏加
直言
受賞

筆陽范氏曰：天下之勢如一人一身，必氣血周流，無壅而後能存。諫者

使下情上通，上意下達，如血氣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

路塞則亂高祖蓋隋之所以亡者... 民知上之憂已而疾痛將有所... 唐室之興不亦宜乎

八月薛舉卒太子仁果立○九月初魏公李密既殺翟讓讓先是以

密日負求室貨於房彦頗自驕行開洛口倉散米無防守取之者隨意

多少或離倉之後力不能致委棄衢路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群盜

來就食者近百萬口密喜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閏甫對曰國以

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今民所以祿負如流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

有司曾無愛吝胥越如此薛先結反荀子云竊恐一旦米盡民散明公

孰與成大業哉李密與王世充戰失利與眾三萬人歸關中○薛仁果

之為太子也與諸將各有隙及即位眾心猜懼由是國勢浸弱王世

民至高塹高塹地名在隴西郡仁果使宗羅睺將兵拒戰○世民引大軍自原北

出其不意羅睺士卒大潰斬首數千級世民率二千餘騎追之曰破竹

在此大

平薛仁果

世民真英主

之勢不可失也遂進至城下圍之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下仁果計窮出

降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輕騎直造城下眾皆以為不克而

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隴外之人將驍卒悍吾特出其不意

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

散歸隴外折塹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為謀此吾所以克也眾皆悅服世

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宗羅睺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間賊畏

威銜恩皆願效死○王世使李密迎王世民於幽州今陝西密自恃

智略功名見上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

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

至長安久不為朝廷所知乃自請安集山東王以為秘書丞乘傳至

黎陽遣徐世勣書勸之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郭孝恪曰此民眾土

世勳
真先
臣

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吾實
耻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
安國主聞世勳使者至無表止有啓與密甚怪之孝恪具言世勳意國
主乃歎曰徐世勳不背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

華陽范氏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子孫
各本於其祖不可改也漢祖賜姜敬姓為劉鄙陋無稽其矣而唐世
遂以為法或如子盜賊夷虜遂以逆族異類為同宗然則古之賜姓
者別之而後之世者亂之也失天親不可以人為而強欲同之豈
理也哉上清其姓下忘其祖非
先王之制不可為後代法也

李密驕貴日久又自負歸國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鬱鬱不樂乃獻
策於國主曰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籍國威取王
世充如拾地芥耳乃以王伯當為密副而遣之十二月李密遂據桃林
縣城桃林隋縣名今河南灵宝縣驅掠徒衆直趣南山乘險而東盛彥師擊斬之傳

素立
守法

首長安○有犯法不至死者○主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三
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之也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
奈何棄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詔○主從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司授以
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馬○主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
主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租庸
調法

已卯隋恭帝侗皇泰二年唐武德二年○鄭王王世充開明元梁王沈
法興延康元吳王李元年是歲隋梁楚燬亡并楚夏
定楊梁師都唐初定租庸調法租明政元年○是歲隋梁楚燬亡并楚夏
梁銑九九國唐初定租庸調法租有家則有調有庸租出穀庸
出絹調出布麻每丁租二石絹二疋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橫有調歛○

李綱
孫伏
伽忠

主者第群臣以李綱孫伏伽為第一因置酒高會謂裴寂等曰隋民以
立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然唯李綱差盡忠款孫伏
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悅首而已豈朕所望哉○王世充即帝位

國號鄭○七月劉武周進逼并州○王元吉棄州奔還長安晉陽土豪

薛深以城納武周○武周軍勢甚銳關中震駭上悉發關中兵以益世

民所統使擊武周○五月鄭主世充統隋王侗諡曰恭皇帝

庚辰唐武德二年○是歲并楚夏定揚梁師都世民與劉武周將宋

金剛相持世民屢破金剛將尉遲敬德尋相等四月金剛食盡北走世

民追及尋相於呂州呂州今為霍州大破之乘勝逐北北陰方軍一晝

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追及金剛於雀鼠谷雀鼠谷在山西汾一日

八戰皆破之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敬德與尋相舉介州及永

安降介州今汾州是永安世民得敬德甚喜以為右一府統軍使將其

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亦

與百餘騎走突厥并州悉平○七月唐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王世充

秦王
不疑
敬德

○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軍中屈突通殷

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今既囚之心必然望雷之恐為後患

不如遂殺之世民曰不然然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

卧内賜之金曰丈夫意氣如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

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以

五百騎行戰地登謂後魏宣武帝武帝陵也王世充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

雄信單時戰引槊與色角反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世

民兵稍却敬德翼世民出圍世民敬德更帥騎兵還戰出入世充陳往

返無所礙屈突通引大兵繼王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斬首千餘級世

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賜敬德金銀一篋自是寵遇日隆敬德

善避稍每單騎入敵陳中敵最稍刺之終莫能傷又能奪敵稍返刺之

公何
相報
之速

以敬德... 善避稍每單騎入敵陳中敵最稍刺之終莫能傷又能奪敵稍返刺之

王元吉以善馬稍自負聞敬德之能請與敬德較勝負元吉操稍躍馬志在刺之敬德須臾三奪其稍

隋山立氏曰按綱目武德七年始以大統予唐此大書于三年何夫

乃遣世民書請退軍潼關復脩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

孝恪曰王世充窮蹙乘將面縛當建德運糧遠來助之隋末王世充據洛陽稱鄭寶建

出武牢東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數戰不利建德中梁楊武威逐之建

德墜馬武威下擒之世民囚建德等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諸將

曰吾所恃者王今已為擒雖得出終必無成世充素服帥太子群臣

黑闥 復建 德舊 境 行開 元錢

二千餘人詣軍門降世民入宮城觀宮殿歎曰淫侈心窮人欲無亡

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及闕廢諸道場○七月建德部

將劉黑闥起兵於潼南兵勢大振十一月陷冀州擊李世勣等破之遂

攻拔相州相州今河又取黎衛二州黎州今為濬縣屬大名府衛半歲

之間盡復建德舊境丁卯命王世充王元吉討之○隋末錢幣濫

薄至裁皮糊紙為之民間不勝其弊至是唐初行開元通寶錢積十錢

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為折衷最為折衷言極停當也遠近便之

慶山立氏曰後世錢又用寶字始此五銖之後惟此錢輕重大小最為折衷

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玄齡
 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通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
 議典籤蘇勗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
 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宋州宋州今為歸德
 總管府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值宿供
 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
 或夜分乃寢乃使庫直閣之本圖像褚亮為替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
 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瀛洲山名神仙居焉登瀛洲者言如昇仙也

夔山丘氏曰世傳十八學士登瀛洲蓋本諸此是時高祖在御建成
 為太子固無恙也而高祖乃為秦王所置天策上將開府置屬而秦
 王又自開館以延文學之士彼自延其府僚各仍本官所謂記室參
 軍典籤之屬相與講學而論治可也君父在上乃舍其職名別立稱
 謂至形于丹青著為贊頌互相標榜欲何為哉昔漢武帝為戾太子
 立博望苑通賓客從其所好司馬氏猶謂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

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夫太子國之儲貳國乃其國君父為
 之立苑通賓客謹微之君子猶以為非况太宗乃藩王功高望重處
 危疑之地而可使之日夜聚徒黨乎在太宗非尊養之道在高祖非
 教子之法而亦非所以安儲位定國家也其後建成交弟互相傾奪
 太子幾危而所以為玄宗設謀効力以成其基業者皆天策府中之
 人遂至推刃同氣吹血禁庭以貽百世之譏太宗為三代以後之令
 主而不免有慙德亦或以此哉

初杜如晦為王府兵曹參軍俄遷陝州長史時府僚多補外官世

民患之房玄齡曰餘人不足惜至如杜如晦王佐之才即奏為府屬與
 玄齡常從世民征伐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破軍
 克城諸將佐爭取寶貨玄齡獨收采人物致之幕府又將佐有勇略者
 玄齡必與之深相結使為世民盡死力每令玄齡入奏事為主歎曰玄
 齡為吾見煩重雖隔千里皆如面談詔發巴蜀兵以趙郡王趙郡今
 屬真孝恭李靖統十二總管自瓊州順流東下以擊蕭銑時蕭銑以罷

兵營農也。統番宿衛數千人。聞兵至，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見兵謂見李靖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投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籍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拒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銑乃謂群下曰：「天不祚，不可復支矣。若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一人之故，陷百姓於塗炭乎？」銑乃下令開門出降。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而降。孝恭送銑於長安，斬於都市。

突厥入寇

范氏曰：蕭銑故梁子孫，因隋之亂，保據荆楚，欲復先業。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之，銑又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降。然則唐初割據之主，銑最無罪。高祖誅之，淫刑甚矣。
胡氏曰：蕭銑志復舊業，非唐叛臣。唐若以文告之，辭招而撫之，再三不下，然後用兵。既服其人，當矜其志，借以江南百里之國，使奉梁祀。則唐之德庶幾乎武王下車之政矣。而
以盜賊待之，必殺之。而後嫌不仁甚矣。
壬午，唐武德五年。○是歲，楚亡，并梁。凡三國。正月，劉黑闥自稱東王，都洛州。漢東今為隋州，屬湖廣。德安府，洛州今為河南府。
平六月，黑闥引突厥寇山東。○八月，己未，突厥頡利可汗寇并州，遣兵寇原州。原州今為鎮原縣。屬陝西平涼府。
主謂群臣曰：「突厥入寇，而復求和，與戰孰利？」太常卿鄭元璠曰：「璠又璠，戰則怨深，不如和。利中書令封德彝曰：「突厥恃大羊之衆，有輕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臣愚以為不如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唐主從之。

致堂胡氏曰唐待突厥禮與貨厚不貲矣自武德二年至是四年之間大小入寇逾十數高祖猶與之和是欲戰則戰欲和則和權常在突厥也處之於後一時偷安可耳使文公伯也必不為耳悼公初以魏絳侯伯之國一而終廣引資然年才十而亡其盡知情偽固不可重文公之警動之悼公雖英決之資然年才十而亡其盡知情偽固不可重者淳德而率服者封畧既定華夷有限侵叛則伐之去則不追也詩云薄伐徐沔至于太原是也唐初不勝其臣矣人主以二帝三王孔子為法脩吾德政內安中國而外固邊圉不與交通息其謀夏之心厚和好之耻乎

○九月劉黑闥陷瀛州瀛州今為河間進陷鹽州鹽州今北○十月唐

淮陽王陳州是道玄與黑闥戰於下博下博今真兵敗為黑闥所殺山

東震駭州縣皆叛附於黑闥旬月間黑闥盡復故地進據洛州○道玄

數從秦王世民征伐死時年十九世民深惜之謂人曰道玄常從吾征

元吉
傾秦
王

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效之以至於此為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為矢刃所傷○初

秦王世民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主謂世民曰若事成則天下

皆汝所致當以汝為太子及為秦王將佐亦請以世民為世子○主將

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建成喜酒色遊畋○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

世民功名日盛○王常有以代建成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

共傾世民曲意事諸妃嬪以求媚於上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太

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

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眾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

殿下宜自擊之以助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

主許之甲申詔太子建成將兵討黑闥黑闥引兵而南建成元吉擊破

之黑闥食盡眾散遂夜遁

范氏祖禹曰王魏以輔導東宮為職當勤建成以孝于高祖友于秦
王則諸位安矣且建成既為太子則國其國也安在于立功乃使之
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助是導之以爭也馮亂何從而息乎一以
王魏之賢其為建成謀猶如此况庸人乎
變山立氏曰唐高祖之得天下大抵出于秦王也使無秦王高祖且
不得安其祿位保其身家况有天下之大哉高祖有言今日破家滅
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是則唐三百年之基業肇于秦王其當
有天下無疑也高祖于是時盡召建成明諭以其基業所由興之故
非世民無以有成今日俾其明白推讓則建成有讓國之美世民無
刃之慚萬一建成不從則斷以大義封之遐阻之地世民苦遜則
以至誠察其口裏之言至再至三表裏無背始終無間然後定儲貳
而國家安于磐石矣

癸未

唐武德六年○是歲
漢東亡并梁凡三國

黑闥所署饒州

饒州隋之州名今
為府屬江西道

刺史諸葛

德威執黑闥舉城降斬之

甲申

武德七年

是歲皆敗死唯梁師
都至貞觀二年乃亡

正月

依周舊制

每州置

大中正

置中

租庸
調法

一人

大中正官名三國魏
之士故令郡國及州各置中

正一人以主之

掌知州內人物品量

望第以本州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

○二月詔諸州有明一經以上未

仕者

咸以名聞州縣及鄉皆置學

○四月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

民

丁者當也當強壯之時中者謂上下通也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

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三為世業八為口分八十分田人每十歲入租粟

二頃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綾絹如麥精曰絁通作庸唐用人力歲

皆始曰布絁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庸日三尺二十日閏加五日不役

者則日收綾或絹或絁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

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

免七月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

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為然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為患

秦王
志威
突厥

秦王
負突
厥

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精兵百萬所征無敵奈何以胡
寇擾邊遽遷都避之貽四海之憂為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庭一
將猶志滅匈奴况臣忝備藩維願加數年之期請繫頡利之頸致闕下
若其不敵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與妃嬪因共譖世民曰突厥雖屢為
邊患得賂則退[○]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奪之謀耳上
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八月突厥寇原忻并
綏四州[○]原并二州注見前忻州今屬山西太原京師戒嚴是時頡利突
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連營南上[○]秦王世民及[○]齊王元吉引兵拒之世民
與虜遇於幽州[○]唐玄宗以幽州屬陝西延安府[○]劉所居勃勒兵將戰可汗帥
萬餘騎奄至城下元吉懼曰虜形勢如此奈何輕出世民曰汝不敢出
吾當獨往乃帥騎馳詣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為負約深入

何魚
香火
之情

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闔獨出與我闔又遣騎前告突利曰爾往與我
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謂引神明也世民又前將
渡清水頡利見世民輕出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遣人止
世民曰王不須度我無他意更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却是後
霖雨益甚世民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今積雨彌時筋膠俱解弓
不可用彼如飛鳥之折翼吾屋宇火食刀槊犀利[○]犀堅也古以犀兕皮
以造制勞此而不乘將復何待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大驚世民
又遣說突利以利害突利說聽命頡利欲戰突利不可乃遣突利來見
世民請和親世民許之突利因自託於世民請結為兄弟世民亦以恩
意撫之與盟而去

乙酉八年正月以壽州都督張鎮周為舒州都督[○]壽州今屬鳳陽府鎮

張鎮
周不
私故
人

周以舒州本其鄉里到州就故宅多市酒箴召親戚與之酣宴散髮箕踞箕踞坐也坐伸兩足如為布衣時九十日既而分贈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官民禮隔不復得為交遊自是親戚故人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丙戌九年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西胡之書難曉故以漢語譯之後秦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偽起三塗謬張六道三塗即三慾也道地塗界也六道謂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也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夫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

傳
蕭瑀
論佛
法何
如

經
大
白
天

父自立胡神羗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際武備襄足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上詔百官議其事唯太僕卿張道源稱奕言合理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列子云空桑傳記曰伊尹母既孕夢神告之曰日出水而東走明日視日出於空桑中命之曰伊尹長而賢為殷湯相按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此乃妄誕之說引之但以證傳奕之言耳

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為是人上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皆如奕言乃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六月丁巳太白經天**高**王世民既與太子建成**密**王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上亦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

秦王謀據洛陽

建成謂殺秦王

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汝固辭且建成年長為嗣日久吾不忍奪也
 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紛競當遣汝還行臺居洛陽自陝
 以東皆王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漢梁王故事漢梁孝王名武景帝同母弟也立為梁王
 都於洛陽以擊破吳楚有功得賜旌旗車服出警入謁擬於天子世民涕泣辭以不欲遠離膝下建成
 元吉與後宮日夜潛訴世民於上上信之元吉密請殺梁王上曰彼有
 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為辭元吉曰但應速殺何患無辭上不應
 世民腹心長孫無忌高士廉尉遲敬德等日夜勸世民誅建成元吉世
 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
 之不亦可乎爰曰大王以舜為何如人曰聖人也眾曰使舜浚井不出
 舜之母蚤死舜父瞽瞍再娶而生象象愛之常欲殺舜後常使舜穿井舜既入深瞽瞍下土實井舜乃為匿空旁出之則為井中之
 泥塗廩粟不下瞽瞍使舜上塗廩舜既上瞽瞍從下則為廩上之灰安能

太白復經天

疾建元吉

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大故也世
 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今事在不
 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於是定計已未太白復經天按天官書太白
 出不經天經天則天下革政昔氏曰太白復星上公大將軍傳奕奕奏
 之象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謂書見午上也傳奕奕奏
 太白見分禮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所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分
 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
 曰臣於兄弟無私毫釐今欲殺臣以為世充建德報讐上省之愕然報
 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遂師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
 世民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將七十騎繼至左右射元吉隆馬世民馬
 逸入林下為木枝所絆墜不能起結古賣友元吉遽至奪弓將扼之敬德躍
 馬叱之元吉步欲趨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

子為秦大

乃見此事當知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疾暴主功高望重共為
姦謀今國主已討而誅之國主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
妻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癸亥立世民為皇太子又
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

溫公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
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鄉使高祖有文王之問隱太
子有秦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哉既不能然太宗
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群下
所迫遂至喋血禁門推刃同氣貽幾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
孫氏南曰立嫡以長者所以止爭奪之心也行之平世因為常法若
夫古之世子不賢尚求聖人以止爭奪之心也行之平世因為常法若
局於常法也唐有天下本秦王之謀功德之長子不賢次子聖乎安得
為人臣乎建臣自舉兵以來無一事可道但以年長使居儲位上雖
至愚者知其不可也胡不慮其位待天命之定乎况受禪之初天下
未定何汲汲于立子也善哉寧王憲讓太子之言曰時平則先嫡長
世亂則先有功此
萬世不易之論也

夔山立氏曰按范祖禹謂為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後皇太子建成
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則太宗之罪著矣綱目從之今書秦王
世民則儲君也天子之副貳也於建高祖之罪言則已定書之已
國言則儲君也天子之副貳也於建高祖之罪言則已定書之已
然則為太宗計奈何觀高祖謂人宗有曰首建大謀之已建
之功吾欲太宗計奈何觀高祖謂人宗有曰首建大謀之已建
是時誠念天蹟以為嗣而汝固歸則高祖本意固欲立太宗也
此也真心推讓退處藩服是均無形而實原於父母之不能然揣
有不容已量之于彼力有不足任則承高祖見命之意而為之
以偽讓恬然居之而不疑焉則彼雖有辭而吾得命之意而為之
出此而父子兄弟之間說言為貌以相強強而吾得命之意而為之
智以相待一旦事激勢逼遂至直氣以相容然後應之如
其為太宗累也大事或曰溫公謂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
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嗚呼天理長髮至直至切不容一毫人
智術之秘侯之應之言蓋元吉所以施於骨肉手足之親哉若夫
以殺書而此加之以何蓋元吉之所而二人均之為元吉乃陰與
當開道而和鮮之使各止其於二人均之為元吉乃陰與
圖害太宗幸其事成為累日非但太宗之罪人亦建成之罪人
罪蓋不容許矣若與建之論
例書殺豈不失輕重之論

秦王
魏

初洗馬魏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太子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
為離間我兄弟眾為之危懼徵與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
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引為詹事主簿唐百官表云詹事
居正三品之上掌統三亦召王珪韋挺於雋州成親善文幹反建
率府之政所署主簿有人而流於雋州今湖廣崇陽縣皆以為諫議大夫
范氏祖禹曰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
齊非取諸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未嘗為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
春秋書公伐齊納糾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未嘗為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
仲不得終讐桓公而得齊人取子糾殺之稱子糾所以惡齊也是以管
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為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
可比面為之臣乎且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魏不事
太宗可也夫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爲讐君以爲君於其不可
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
不明于君臣之義而委質于人雖曰不利臣不信也

三十一

放鷹
犬

世民命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政令簡肅中外大
悅○八月癸亥詔傳位於太子太宗即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殿赦天下
顯德殿在陝西西安府唐之東宮近有麗正光人崇仁等殿及崇
文館左右春坊唐玄宗嘗構武于此此已下稱上者並是太宗
高祖贊曰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可謂盛哉豈非人厭隋亂而蒙德澤
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而能承其天命
者

詔以宮女眾多幽閑可憇闕與媚宜簡出之各歸親戚任其適人○
卯突厥進寇高陵高陵縣名屬辛巳涇州道行軍總管涇州今屬陝
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涇陽縣名屬癸未頡利可汗進至渭水
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執失虜腹姓思力盛稱
頡利突利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
贈遺金帛前後無妻汝可汗負盟約引兵深入於我無愧汝雖戎狄

面貢
突厥

亦有人心何得全志人思自誇強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而請命蕭
瑀封德彝請禮遣之上曰我今遣還虜請我畏之愈肆憑陵乃囚思力
於門下省上自出玄武門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涇詣渭水上與頡
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頡利見
執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却而布
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上輕敵耶馬固諫上曰吾籌之已熟非卿所
知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
不能扞禦故也我若示之以弱閉門拒守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
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耀軍容使知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
入我地既深必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舉
卿策觀之是日頡利請和詔許之上即日還宮乙酉又幸城西斬白馬

盟頡
利於
便橋

與頡利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於上曰突厥未和之時諸
將爭請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
突厥之衆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在
水西達官皆來謁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衆勢如拉朽又命長孫
無忌李靖伏兵於幽州以待之幽州今順天府虜若奔歸伏兵邀其前大軍躡
其後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戰者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
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既深懼而脩備則吾未可以
得志矣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志意驕墮不復
設備然後養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卿知
之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是年九月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
不受但詔歸所掠中國戶口徵溫彥博還朝○上引諸衛將卒習射於

不受
突厥
貢獻

王視四海者如一家

顯德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群臣多諫上皆不聽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常推心置其腹中柰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於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範氏祖禹曰有國家者雖不可忘戰然而教士卒習射者有司之事殿庭非其所苟將帥得其人何患乎士之不勇技之不精乎夫以禮樂為主而為卒伍之帥非所以示德也且人君始即位不以教化外非帝王之盛節亦不足貴也

上嘗言吾自少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疆弱常以

吾弱當其疆疆當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千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逐擊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上面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勳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淮安今為唐縣為河南南陽府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及出前宮齊府人之後

王者至公無私

置弘文館

計口給絹

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鄉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上於弘文殿弘文殿在陝西西安府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殘者請戶給絹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欺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雷發聲物無不同時於是計口為率○上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應者故曰雷同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

裕民止盜

暇顧蕪耻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華陽范氏曰季康子患盜問于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信哉斯言也蓋君者本也民者末也君者源也臣者流也本正則末正源清則流清矣是以先王之道必反求諸己已正而物莫不應矣夫重法以止盜法繁而盜愈多去奢省費輕徭薄賦此清源正本止欲之道也太宗行之其效如此君人者無以迂言為難行而以峻法為足時則知致治之方矣

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嘗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每息浴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上

粘上書于壁

魏徵固執不可為

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内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
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并點併同
上從之敕出魏徵固執以為不可不肯署敕至于數四上怒召而讓之
曰中男壯大者乃奸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對曰
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於
天下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朕以誠信御天下欲使
臣民皆無欺詐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朕何為失信對曰
陛下初即位下詔云逋負官物逋負不償曰負悉令蠲免有司以為負
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王升為天子國司之物非官
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復方目反除既而繼有
敕云已後已輸者以來年為始散過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

魏徵以直言受賞

怪今既徵得物復點為兵何謂來年為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
在於守宰屠常簡閱咸以委之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盡為
治乎上悅曰鄉者朕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卿論國家大體誠盡
其精要夫號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乎朕過深矣乃不
點中男賜徵金甕○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亨也極
謂拯救天下之溺弱也亨也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
九重於内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紱作瓊宮瑤室之王
所其大三里高羅八珍於前禮膳夫珍用八物一淳熬淳之純叛沃也
千尺七年乃成羅八珍於前熬煎也煎益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煎成
之二淳母讀作模象也作此象淳熬三炮取豚若脾剉之實棗於其
腹中終在直讀之塗之以噍塗炮之四講珎取肉必脈音梅夾春肉
擣搗之也五漬取牛肉新殺者薄切堪諸美酒朝而食之六為熬於
火上為之今火補以美七糝取牛羊豕肉三如一切小之肉一稻米二
合以為餅煎之八肝昔取狗肝懷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立其糟而
之以其膏孺炙之膏肝間詰音適

池其酒沒沒紂為酒池也且盤糟丘而牛飲者三千餘人為輩又曰勿沒沒

而闇言沒沒一音昧之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旒垂玉也玉

十二不如是不為蔽明其諸臣雖鞋纏塞耳而聽於無聲鞋他口反黃

以黃綿為九用組乘之於冕當兩耳上加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上

傍蔽目示不外視塞耳示不外聽也

患吏多受賕枉法臣由反以財物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吏受絹一

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

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乃文武五

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僕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溫公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

也臣者景也景古影字後人加多表動則景隨矣

裴矩 力爭 當官

少微通鑑大全十三卷終

重刻翰林校正少微通鑑大全卷之十四

唐紀

太宗皇帝

諱世民高祖次子初封秦王唐得天下皆其功也其兄年崩壽五十三歲葬昭陵○帝除隋之亂比迹易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已來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慙德多矣

丁亥貞觀元年正月上宴群臣奏秦王破陳樂太宗為秦王擊破劉武

樂工百二十八人披銀甲執戟而舞後更號神功破陳上曰朕昔受命

樂貞觀七年更名七德舞蓋取左傳武有七德之義

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

德彛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

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彛頓首謝○制自今

制 官 隨 議 事

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唐制天子御便殿皆命諫官隨之有

失輒諫

致堂胡氏曰有失輒許諫官諫此貞觀致治之本凡有天下者皆可持是為王者師也雖然諫官盡如魏徵褚遂良王珪之徒則上不懼人君威嚴下不承大臣風旨而言可聽矣苟徒取聽諫之名而不擇忠直識治道之士則或詐或比陰行其私而人主不之覺其弊有甚于不置諫官者故耳目之任以得人為要也

除法

○上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與學士法官更議定律令寬絞刑五十條為斷右趾上猶嫌其慘曰肉刑廢矣宜有以易之裴弘獻請改為加役流謂流配而加流三千里居作三年詔從之○上以兵部郎中戴胃忠清公直擢為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勅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胃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殺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

責德舉不

賜絹愧長德

分天下為十道

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雷冒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去之致治者豈惜才於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餉事覺上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有府庫耳何至貪曹如是乎猶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柰何復賜之絹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初隋末喪亂豪傑並起擁眾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為之割置州縣以寵祿之由是州縣之數倍於上皇大業之間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二月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一曰

史記通鑑卷之...

道喻矢

工人為借喻

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上謂太子少卿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悟鄉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製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華陽范氏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太宗因識弓之未精而如天下之理已不能盡詢謀于衆而不自用此其所以興也

致堂胡氏曰工人之意惜弓為諭所以規之也猶曰君心不正則言行皆和勢雖尊嚴而出政不善云耳太宗雖愧于聽德之聰然能因是延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失是亦為君之道也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為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灼知其人願陛下與群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

殊短以之脩

長久國

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術接其臣下者常竊耻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上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則同失天下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范氏祖禹曰太宗於是失言矣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異也世或以湯武征伐為逆取而不知征伐之順天應人乃所以為仁義也太宗曰取之或可以逆非也既謂之逆矣則無時而可也

上問公卿以享國長久之策蕭瑀曰三代封建而又長秦孤立而速亡

上以為然於是始有封建之議○九月中書令宇文士及罷為殿中監

御史大夫杜淹參豫朝政也官參豫政事自此始帝益親魏徵徵自以

為不世遇乃長盡底蘊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或告徵私其

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迹遠

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他日

徵入見言於上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

形迹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心驚曰吾已悔之徵

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

乎對曰稷契臯陶稷名棄姓姬氏契音薛姓子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

謂良臣龍逢比干閔龍逢夏桀臣皆以忠諫死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

上說賜絹五百匹

魏徵不存形迹

魏徵願為良臣

忠良一道

見形必資明鏡

營殿而止

致堂胡氏曰忠良一道也才有優于忠而劣于良者亦未有偏于良而短于忠者魏公之言過于分別矣不若曰臣願為稷契臯陶諫行言聽不願如龍逢比干身誅國亡如此自足以警帝之意也夫稷契比干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後世事君者桑和缺納不敢強諫曰吾效稷契臯陶苟有犯顏苦口而折廷爭者則或非之曰爾何乃以桀紂待吾君而欲為忠臣乎則魏公之說啟之矣

上神采英毅群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

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

忠臣苟其君懷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夫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

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弒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為戒事

有得失無惜盡言○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譴者與人

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已故也夫靡麗珍奇

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嗟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

給

宋氏繼曰夫用之... 約為心則公卿大夫不致... 不致為心則公卿大夫不致... 財不可勝分矣漢文帝十... 富庶之效唐太宗監奉人... 之治樽節于其身者... 者甚微而培養百年... 根本人主其可不察哉

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
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賂抵法與帝王...
狗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
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亡其身亦猶...
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所笑也○隋世選人十...
一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劉林甫奏四時聽選隨

徙宅 忘妻 別林 有清 四時 選士

闕注擬人以為使唐初 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省符

下諸州差人赴選州府乃 使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盡省之勒赴省選

集者七十餘人林甫隨才銓序各得其所時人稱之詔以閔中米貴始

分人於洛州選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玄齡併省留文

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百官志曰初太宗備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 賢才足矣然是時已有員外置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至于檢校兼... 事判治之類皆非本制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

鴻臚卿鄭元璠使突厥還言於上曰戎狄與衰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

民饑畜瘦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上然之群臣多勸上乘間擊突厥

上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長劫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

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不肯 棄信 擊突

人主
則明

戊子二年上問魏徵曰人生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

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

驩苗不能蔽也共二名苗名驩苗有四凶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

夷之禍望夷宮在陝西涇陽縣北建宮臨涇水望夷宮在秦二世嘗居此聽政梁武帝偏信朱

異羊史以取臺城之辱臺城在秦二世嘗居此講經隋煬帝偏信虞世

基以致彭城閣之變彭城閣在秦二世嘗居此講經是故人君兼聽廣

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上謂黃門侍郎王

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

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

廩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

畏若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群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

論隋
奢侈

畏天
人

突厥
入朝
而喜
祖孝
孫作
推樂

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

頡利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鄯善突厥之疆控弦百萬馮陵中夏用是

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

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

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太常少卿祖孝孫作唐雅樂上曰

禮樂者蓋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

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

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

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

樂而悲且今二曲且存朕為人奏之公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

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先王
守禮
本樂之

太宗
吞蝗

不輕
赦

却祥
瑞

溫公曰禮者聖人之所養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
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也禮者聖人之所養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
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文也禮者聖人之所養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
領更夫于心行禮祭之文不嘗須更遠于身與于閨門者于朝廷被
于卿遂比鄰達于諸侯流于四海自祭祀軍旅至于飲食起居未嘗
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太宗處
云治之隆替不由于此數十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太宗處
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
則樂不可得而見矣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柰何以齊陳之
音不驗于今世而謂樂無益于隆替何異睹拳石而輕泰山乎

畿內有蝗蝗俗云食上入苑中見蝗極數救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
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
受災河疾之避遂吞之歲蝗不為災○上謂侍臣曰赦者小人之幸
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糧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
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雙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上曰比見
群臣屢上表賀祥瑞夫不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後

瑞在
得矣

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
嘗有白鵲巢於寢殿之上合歡如腰鼓合歡會合歡通也山堂考索
皆而狹腰本胡鼓毛一圓鼓雜屢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帝好祥瑞
人無用者尚多陰氣鬱鬱積亦足致旱上命簡出之前後所出二千餘人
○突厥寇邊朝臣或請脩古長城漢民乘堡障上曰突厥災異相仍頡
利不懼而脩德暴虐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為公掃清沙漠安
用勞民遠脩邊塞乎（十月上以瀛州刺史盧祖尚才兼文武徵入朝
諭以交趾久不得入祖鎮撫祖尚拜謝而出既而悔之辭以疾上遣
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命斬於朝
堂尋悔之地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

火教通鑑大全

唐太宗紀

卷

上雲
威從
魏徵

重守
令之
選房
責求
夫末

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上曰然卿若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以
為大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陰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瞻
畧善田人主意每犯顏者諫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亦為之霽威
今南陽人呼兩也○嘗謁告上蒙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
止為霽止也○嘗謁告上蒙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
西安府城南○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嘗有此心畏卿
嗔故中輟耳○上嘗得佳鷄自饋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又不
已鷄竟死懷中○上曰為性必養民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屏風
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循黜陟縣令尤為親民
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已丑三年三月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隨材授任
此宰相之職也此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

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致堂胡氏曰宰相而受詞既非古制然當之者未有以為不可雖賢
如房杜亦且行之何也其說有五無經濟之畧姑以是為勤于所職
者一也人君明察則不敢當權而以吏事自為者二也才用粗淺熟
于有司之務職其任蓋以是勉也者三也上不知治本而責成于
業勝因以奉承之者四也實侵大權而故治文案親牒訴為小才
眩其君者五也若誠知宰相職分如陳缺侯必不肯然矣房杜之才
非能賢于太宗故太宗知其相職分而止
固不能為太甲高宗成王之事

房杜
相資

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後蓋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
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不以已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
及至于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
及如晦至空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
徇國故唐世稱賢相者唯房杜焉○四月上御太極殿謂侍臣曰中書
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下使意自應論執比來唯唯順從不聞遠異若

以教

房杜相資

房杜

房杜

五花判事

何常薦馬

突利可汗入朝

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明待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
狂平馬周 在通依上什疑反 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六月
 以早詔文武官極言得失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恠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為臣且草耳上即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數輩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尋除監察御史奉使稱旨上以帝何為知人賜絹三百疋○遣都督李世勣李靖柴紹薛萬徹為行軍總管衆合十餘萬皆受李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十二月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念甲午稽顙庶幾可雪前耻○壬午靺鞨遣使入貢

御戎上策

王會圖

靺鞨北狄國名本號粟靺鞨姓太氏其先有舍利乞乞仲象者度遼水附于高麗仲象死子祚策立一馬玄宗時拜為渤海王自是夫靺鞨號而專稱渤海祚策死子武藝立號渤海靺鞨上曰靺鞨遠來蓋突厥已服即古肅慎地去京兆府東北萬里抵大海
 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是時遠方諸國來朝貢甚眾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圖焉以示後作王會圖從之周武王時天下太平遠國歸
 唐貞觀四年正月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屯惡陽嶺惡陽嶺在山西東南即大夜襲定襄破之定襄在唐之縣突厥頡利可汗不意清符至和嶺也大驚又為靖破於陰山陰山北我之地東西千餘里草茂盛多至也擒頡利送京師漠南之地遂空○三月四夷每戰克欲天下聞知乃書君長詣闕請上為天可汗可汗音慙塞唐高宗曰上曰我為大唐天子

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太宗事不師古

華陽范氏曰太宗以萬乘之主而無為夷狄之主不耻其名而受其按事不師古不足為後世法也

突厥頡利可汗至長安上御順天樓順天樓在陝西西安府帝時建之盛陳文物

引見詔館於太僕厚廩食之上皇聞擒頡利嘆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

報白登臺名在山西大同府城東七里白登山名漢時匈奴肩頓單于圍高帝于此今我子能滅突厥吾付託

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烟閣閣在陝西西安府城中唐太宗圖畫功臣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於閣上酒酣上皇自彈琵琶起舞舞公卿

迭起為壽連夜而罷○突厥既亡其部落或比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

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群臣議區處之宜魏徵以為突厥世為寇盜百

姓之讎也今幸而被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

前事明鑑

可留之中國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

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為氐秦之域此前事之

明鑑也温彦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柰歸

我柰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

以禮義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

有上卒用彦博策處突厥降眾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幽州即新軍府今

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知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

范氏祖禹曰先王之制戎狄之類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

孔子美齊桓之功曰管仲之功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

太宗既滅突厥而引者我入下國殊俗醜類與公卿大夫雜處于

朝不胥而為夷也何不胥而為夷也

不討

林邑獻火珠林邑南蠻國名漢日南郡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

曰好戰者亡如隋煬帝利可皆耳目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况

未可必乎語言之問何足介意六月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

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脩宮室非今日之急

務陛下初平洛陽先隋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

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後瘡痍

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

如桀紂對曰若此後不息亦何歸於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

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工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

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

仍賜玄素綵二百匹魏徵聞之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

張玄素
洛陽宮

論事
天

四十一

之言哉○上問房玄齡蕭繹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

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隋文帝每臨朝

大食令侍衛者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

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

群臣天下至廣一日萬幾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

意唯取決心成雖有愆違豈能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

天下賢才宣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

功則賞有罪則罰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洽乎因敕

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已意

文帝
之勤精
主

君以
知人
為明

范氏祖禹書曰元首明股肱肅所以成其無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
股肱惰弛則國危矣此言君知人則賢者行其職臣任職則不賢者不
得苟容于朝此言君知人則賢者行其職臣任職則不賢者不

君人
如天
上運

禁答
因皆

太宗
善推
其所
為

上讀明堂錄云人五臟之繫咸附於背認自今毋得答囚皆

禁答胡氏曰太宗誠有意于養民者也故曰目所接其心必在于民
致堂胡氏曰太宗誠有意于養民者也故曰目所接其心必在于民
禁答胡氏曰太宗誠有意于養民者也故曰目所接其心必在于民
喜怒用大杖扶人皆至于數百安而行之莫之禁也豈非仁政之累
刑法志曰古之為國者議事以制不為刑碎懼民之有爭心也後世
作為刑書惟恐不備俾民之知所避也其為法雖殊而用心則一蓋
欲民之無犯也然未始知夫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而可使民遷善遠罪
而不自也武德三年頒新格五十條太宗即位詔房玄齡等復定舊
益律令武德三年頒新格五十條太宗即位詔房玄齡等復定舊

王珪
雅論

諸宰相待宴上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玄齡以下卿宜悉加

不為臣不知房玄齡才惠文武出將入相臣不知李靖教奏詳明出納
惟允臣不知溫彥博處煩治劇繁務畢舉臣不知劉蕡吐君不及亮輝
以諫諍為己任臣不知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教子亦有
微長上深以為然眾亦服其確論不可破也○上之初即位也常與群

刑也于是除斷此法太宗嘗覽明堂錄見人之五臟皆近背六
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謂罪人無得鞭背然自張蘊古之所重安得犯
德威對曰律失入者又加罪自是吏法稍密帝以問大理卿劉
故吏皆深文帝瞿然遂命失出入者皆如律自此吏亦持平太宗以
英武定天下然其天資仁恕初即位所以愛民厚俗之
為不可因然為上言王政本于仁恕初即位所以愛民厚俗之
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十刑法尤謹

帝王不易而化

國封王... 安之民... 食渴者... 任法律... 務若信... 王道而... 紂皆能... 于今日... 米斗直... 賞嗟怨... 刑統二... 十九人... 東至於... 海南及... 五嶺皆... 外戶不... 閉行旅... 不齋糧... 取給於...

道路焉帝謂群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致堂胡氏曰封倫言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未為甚失魏徵言若果澆訛難化當為鬼魅則非也... 世難化當為鬼魅則非也... 又安能及漢和若謂民常淳朴無有澆訛則結繩之治可以易約劑... 則鼓厚而人淳治極人糶則氣漓而人澆訛則天下之大數也... 歲淳滿一變而天地之氣盈虛消息後世誠不及古矣... 以為人出于本心不可戕滅者則古猶今爾是故可以懷之以仁理... 之義無見于人心之未亡者改其欲止于米斗三錢外戶不明則無... 以進矣則不能使人... 人有七君子之德也

魏徵

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

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脩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頃刻成擒其言長並帶刀符衛部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徵再拜謝曰臣願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

魏徵

魏徵

魏徵

太宗能取
近世帝王所及

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則其力豈獨在朕乎

范氏祖曰太宗可謂審審取舍矣魏徵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則天必降之則順也太宗從魏徵而弗失故治危而欲安之則天必降之則順也太宗從魏徵而弗失故治天行在之則天必降之則順也太宗從魏徵而弗失故治及耳既下則天必降之則順也太宗從魏徵而弗失故治

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膺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又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辛卯貞觀五年河內人李好德得心疾妄為妖言詔按其事大理丞張

蘊古奏好德被疾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蘊古貫在

相州相州今改為彰德府屬河南道好德之兄厚德為其刺史情在阿縱按事不實上

怒命斬之於市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

刑○初上令群臣議封建魏徵議以為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贊俸

祿必致厚歛李百藥以為使勳戚子孫皆有民有社易世之後將驕淫

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

宗子勿令過大開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使各守其境協力同心

足扶帝室十一月詔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

非有大故無或黜光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

致堂胡氏曰封建天下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

人致之也胡氏曰封建天下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

論為是而後見于後世誠可惜矣而蜀人蘇子講之不詳考卒使聖人

後爭者蓋眾分裂益多享國益促唐景文矣不數百年而夷狄爭之是

未及中葉而失天下之半是郡縣已後崇殖大利揭示爭端皆不如

三代千七百餘年三姓也安得以封建為爭之端而亂之首歟
華陽范氏曰論封建見秦紀罷侯置守處又見貞觀十三年

二日
中五
覆奏

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
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君為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
常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有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
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丁亥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
州若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
下覆視其擗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眾其五覆奏
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上謂
執政曰朕常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
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康國求內附康國
一曰
產未轉即元魏所謂悉方斤者在那密水南為
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嶺其君長姓温名屈木支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

魏徵
喜居
危思

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漢有急難於
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哉勞於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
受○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
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
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
居安思危耳

華陽范氏曰太宗知招來絕域之弊而不為然以兵克者則郡縣置
之其疲勞百姓也亦多矣豈上言而後從之者與然其不受康
國則足以為後世法使其行
事每如此其盛德可與照也

壬辰六月丙午文武百官復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
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
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

獨微
不為

必登泰山之顛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群臣猶請之不巳
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
高美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
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為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
有此六者然承隋不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其供
頻勞費未息任也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扈行
隨行也蔡邕曰自今伊洛以東至於海岱煙火尚希灌莽極目
子車駕所幸曰扈從天
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虛弱也况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
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馬用之會河南比數州
大水事遂寢

華易范氏曰古者天子巡狩至于方嶽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後世學礼者失其傳而諸儒之誦諫者為說以希世主謂

須殺
田舍
翁

之封禪實自秦始皇始古無有也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亦已謬矣太宗
方明朝多美臣而佞者猶倡其說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其
事為非也後議其礼徵亦預焉高宗明皇遂踵而行之終唐之世
唯柳宗元以封禪為非嗚呼礼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感可勝歎哉
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
具朝服立於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
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宴三品以上於丹霄殿上從容言曰中外
又安皆公卿之力然隋煬帝威加夷夏頽利誇有比荒縱葉護雄據西
域突厥大臣曰葉護統其名也今皆覆亡此乃朕與公等所親見勿矜彊盛以自病
也○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為仇讎不謂今日
得同此宴上曰徵往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
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
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群臣爾無

魏微

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
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斌媚正為此耳魏微亦起拜謝曰陛下開臣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

敢數犯顏色乎

綱目斷曰盛治之世其施為與措自與庸主不同雖宴遊之中亦有
可觀太宗用齊賢之宴自他人視之不過樂飲而已然一時君臣談
笑之間無非明良相與告戒之意則坐朝
聽治之際又何知矣觀者安當以是察之

○秘書少監盧世南上聖德論上賜手詔稱卿論太高朕何敢擬上古

虞世南
聖德論

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觀其始未知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
可傳如或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致堂胡氏曰忠臣事君不稱其所已能者必勉強其所未至者豈故
為昇拂心而逆耳哉道固如此也無不覆博者天之不大也不當云云
以譽其大惟有災變則記之是故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其意以謂慈明
其明惟有侵蝕則記之是故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其意以謂慈明

忠孝父子君臣之常也猶饑食渴飲物理常然者豈異事哉惟敗常
反理乃書于策以訓後世使正其心術復常循理交遊于治而已矣
聖學不明為上者有一善在已則矜誇自足以臨其下為臣者于君
之失德朝之闕政則默不敢言而務為歸美之習諛歌贊頌惟恐在
後于是天變動于上而不知地變動于下而不聞民心違怨厥口詛
呪而不知子常事不書而天災自三代以後危亡之漸未嘗不由于此
知孔子世司則交而小夫賤士以將順為勤以諛諛為親者在朋友則交
益于官則交而小夫賤士以將順為勤以諛諛為親者在朋友則交
損在官則交而小夫賤士以將順為勤以諛諛為親者在朋友則交
矣虞世南清尚文雅唐名士也亦為聖德論比太宗于堯舜其亦未
嘗深知孔子之教耶

○九月巳酉幸慶善宮上生時故宅也慶善宮在陝西七安府武功縣

此後嘗臨幸因宴貴臣宴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命曰功臣慶善

宴群臣賦詩因宴貴臣宴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命曰功臣慶善

樂以童道之十四人冠進賢冠紫袴褶長袖流鬚履而武進使童子

八佾為九功之舞大宴會與破陳辨借奏於庭同州刺史尉遲敬德預
宴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功在我上存城王道宗任城今為濟

敬德
道宗

叔達
讜言

封從叔祖道宗為王於此次其下諭辭之敬德拳致道宗目幾取上不悻而罷謂敬德曰朕見漢高祖誅戚功臣意常尤之故欲與卿等共保富貴令子孫不絕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黓醜非高祖之罪也國家綱紀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得勉自脩飾無致後悔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戢

○以左光祿大夫陳叔達為禮部尚書帝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讜言故以此官相報對曰臣見隋室父子相殘以取亂亡當日之言非為陛下下乃社稷之計耳帝與侍臣論安危之本中書令溫彥博曰伏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為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拊掌大笑曰誠有是事○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執奏上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

君臣
相保

太宗
之言

徵李
不純

閔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為公輩念閔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者不可用也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治亂在庶官欲進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為才其所以為才者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子為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樂辨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辟和險峻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賊斯人之用也世也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小業垂統敷求於野也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其以天下未定而可進也豈可先用才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徵之學不純所以輔道其君者卒不至于三王之治也

武德七年正月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

魏徵 不現 七德

縱囚 來歸

癸巳七年正月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唐太宗為秦王時破劉武周軍

州牧蠻夷酋長於玄武門奏七德九功之舞魏徵欲上偃武脩文每侍

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謂下計也○去歲帝親錄

繫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赦天下死囚皆縱

遣至期來詣京師至是九月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

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歐陽公曰信義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乃罪大惡極

此又小人之尤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太

宗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

能責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以君子之難

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于人情太宗之為此所以求為此名

安知其縱之而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復免而縱之乎又安知夫彼縱

開論也之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其上心

相賊以成此名也鳥有所謂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今

六年美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之視死如

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之來歸殺之無

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之者皆不死是若夫縱而

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

于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

逆情以干譽蓋謂此也

十一月以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為司空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

恐天下謂陛下為私上不許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

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襄邑兩魏之郡名今裕州利河南如其有才雖

雖不棄魏徵等是也今日之舉非私親也○十二月帝從上皇置酒故

一胡家

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

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

舊長馮蓋之子名也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

酒此宮宴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殿上皆呼萬歲

綱目斷曰事有不美而美在其中者如太宗宴冊霄殿之類是也亦
有至美而不美在其中者如奉天上帝置酒未央宮之類是也冊霄
之宴前固已論之矣未央置酒之義可得聞乎夫人主一日萬幾若
欲盡昏定晨省之禮朝夕娛侍之樂誠有未易然者使其以時侍奉
如五日一朝之類獨不可舉而行之乎太宗自正位以來至于終上
皇之身未聞有所謂奉親之樂孝養之事獨此一書于冊則夫武德
九年之後貞觀九年之前首尾十載所謂為天子父以天下養者僅
有是耳中間徒聞欲幸九成宮避暑而上皇留于暑中見諸馬周之
疏而亦不聞徒聞欲幸九成宮避暑而上皇留于暑中見諸馬周之
亦不果居之臣故因置酒未央之事而如太宗之簡于事親正所謂
至美之中有不美存者此也

○帝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
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况太子生長深宮百
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及諫太子好嬉戲頗虧
禮法志寧與左庶子孔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

賞群臣諫太子

溫辭下色接

遣使分行天下

皇南德參自言受賞

匹○上問魏徵曰群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
奏事嘗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
借之辭色孰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群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情忌
臨朝對群臣多不語朕則不然與群臣相親如一體耳

甲午八年正月上欲分遣大臣為諸道黜陟大使未得其人李清薦魏
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清與大常卿蕭瑀等凡十
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之褒善良起
滯淹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觀○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脩洛陽宮勞人
收地租厚歛俗好高髻臺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
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
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自古上

齊後
主周
天元

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陛下裁察上
曰朕罪斯人則誰敢復言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
直言雖勉彊含容非曩時之詒如上乃更加優賜拜鑒察御史
乙未九年上謂魏徵曰後王國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
亡譬如饑人自斃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王孰為優劣對曰齊
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已雖同為亡國齊主尤劣也
○四月庚子上皇崩群臣請上准遺誥視事上不許六月群臣復請聽
政上許之

致堂胡氏曰漢文短吏民之喪景帝冒而行之遂為帝王不孝故事
千古罪人也然遇賢王則必欲復占故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皆自
致其心不搖于浮說然以其臣無能引君于當道者使三君所為未
臻于至當君子惜之若太宗躬不世出之資為大有為之主以天下
養父從容十年四方無虞朝廷安靖遺此變故所宜講脩諒闇遇家
之制禮由已出一正此俗示萬代而乃因陋就簡及不能勉及晉

蕭瑀
社稷
臣

魏守文諸君且莫賢于魏徵耻其君不若堯舜者于此寂無諫勸又
况其餘乎安于常情徇于眾習而難于改作此凡庸齷齪者所宜而
乃見于貞觀之君臣
可不深嗟而重歎歎

○以光祿大夫蕭瑀為特進復令參預政事上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
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
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直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
誠臣又謂瑀曰卿之忠直古人不過然善惡太明亦有時而失瑀再拜
謝魏徵曰瑀違眾孤立唯陛下知其忠勁鄉不遇聖明求免難矣○長
孫皇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從容商畧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
多上或以非罪譴怒宮人后亦陽怒請自推鞠因命囚擊侯上怒息徐
為申理由是宮壺之內刑無枉濫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玄齡以遺孀弟
后言於上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竒謀秘計未嘗宣泄苟無大故

魏徵
獻陵
如何

願勿棄之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征役止遊畋妾
雖沒於九泉誠無所恨崩於立政殿后嘗述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
三十卷及崩官司奏之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為範
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
佐故不能忘懷耳乃房玄齡使復其位○葬文德皇后於昭陵昭陵在唐安府醴泉縣乃唐太宗之陵也上念后不已乃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
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報及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
下望獻陵乃唐高祖之陵也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為之毀觀
○沫毘波甘棠遣使入賞朱俱波在葱嶺之北沫毘波甘棠葱嶺俱西域國名去瓜州
三千八百里瓜州唐州名甘棠在大海南上曰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然朕不
能無懼者秦始皇威震胡越二世而亡惟諸公匡其不逮耳○治書侍

言利紀

抵璧
投珠

太宗
定府
兵之
法何
如

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
為天子所之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
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
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邪是日黜
萬紀使還家○是歲更命統軍為折衝都尉將為果毅都尉凡十道
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凡當宿衛者番上兵
部以遠近給番遠踈近數皆一月而更

丁酉十一年房玄齡等受詔定律令比古死刑除其大半天下稱賴由

是斷獄平允○三月上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
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溫之徒內為諂
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

魏徵
十思

鑒形
莫如
止水

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
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親從而心
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
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樽節在宴多則思後患防壅蔽則
思延納疾諛邪則思正已行賞爵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
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為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
司之任哉○五月魏徵上疏以為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
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
也昔隋之末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
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悟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
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

魏徵
論君
人子
小

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難守之其易陛下能得其所難
豈不能保其所易乎○魏徵上疏以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
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
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尹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
待君子也敬而疎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夫
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
况內懷姦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過苟不害於正道斯
可畧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古末而疑其形之曲乎陛
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必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
賜手詔褒美曰昔景武帝平吳之後志意驕心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
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

魏徵十思
魏徵論君
人子小
十三

疏諫
常比

几案以比弦常三國魏劉爽曰常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

安于性緩故○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

不減四百良以恩給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

經三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為

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恃當年而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

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乏裁損然營繕不休民安

得息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為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蓋幽厲嘗

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

之初天下饑歎勸食不斗米直匹絹而百姓怨恚者知陛下憂念不忘

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恚者知陛下不復念之

多營不及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

馬周
論時

重守
令之

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水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

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畜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

然後收之不可彊歛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

所履行在於今日為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為長久之計不必遠求上

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苟選

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曲為今朝廷唯重內宜而輕州縣之選刺史

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

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文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

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冬十月故荊州都督武士護女年十四上聞

其美召入後宮

致堂胡氏曰續御下無后有等然配御全尊有子或為天下主所繫不細必簡求有德不專以冷色取也武氏賢淑未聞而資質之美

達于帝終是必有高之游揚以異薦進者
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
福將至善不善必先知之貞觀六年日食
年山東河南四十餘州大水八年山東河
大雨穀洛溢入宮殿死者二千餘人陽德
至于再三而帝不能監觀咎微致揚以推
美色以自昏蔽深山大澤尤蛇生馬大禍
定數若堯舜禹湯文武必不綠一美婦人
也開睢之序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其
惟不由怒而動者能與于斯乎護音霍

太宗不許文集章
戊戌十二年二月詔曰隋故擊鷹郎將堯君妻
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
三月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世隆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
皆書之足為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
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為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遂不許
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貞觀之前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

魏徵之功

非不能及人苦

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
往年對曰威德所加北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上曰遠方
畏威慕德故來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德
義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上曰今所為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
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
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
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大厚陛下
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
隋資資仕於隋朝之資級也時選者咸集有詭
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
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脩洛陽宮陛下志之雖以臣
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上問侍臣帝

自知

創守
難易

一字
不可
增減

王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謂與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謂傳云非親角材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魏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以給事中馬周為中書舍人周有機辯中書侍郎岑文本嘗稱馬君論事接引事類揚確古今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亦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贊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下朝明習憲章非王佐才疇以及茲其自視與築嚴釣渭亦何以異迹夫帝銳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傳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乎

已亥貞觀十三年正月加左僕射房玄齡太子少師玄齡以度支難矣

群臣
諫封
史刺

下和害度支戶部屬官掌天下財賦物產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上既詔宗室群臣襲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侍御史馬周亦上疏以為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堯封子朱於州淵故號均儻有孩童詞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晉之也而樂驤之惡已彰在盈乎驤死武子所誌沒矣而厭黑之怨已彰後盈見逐以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因上表固讓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禮公等以若立邪面土宜以白茅授之使立於其國也詔停世封刺史

五月早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疏以為陛下志業比貞觀初漸不

克終者凡十條上深加獎歎賜黃金十斤廐馬十疋... 守而勿大儉約... 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珍怪... 陛下一漸也居常議論遠莫堯舜今怪者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不克終... 致初後敗者何有百姓無事則為驕勞後則易使自占未有百姓既奢肆思... 觀初後敗者何有百姓無事則為驕勞後則易使自占未有百姓既奢肆思... 之事實切諸身此不克終三漸也

下而後可則... 一姓多者至三... 封建始范氏... 于今夫後世之法... 三王善政良法為則... 何貴于稽古而... 事則又... 宗元謂今之法... 不可行者在人... 而為古猶然... 法不可用... 帝

藥小人禮重君子... 見其非遠之莫... 而呢此不克終... 貨雜然並進玩... 如渴賢者所舉... 眾賢舉而用以... 得行守道疏間... 之好數年之後... 變起不測其及... 達今外官奏事... 此不克終八漸... 聖智之明長傲... 頻年霜早畿內... 此正陛下徐育... 尤甚脫福無一... 也夫禍福無門... 國凶醜之孽起... 休期時難再得... 朕今聞過難再... 乃以所上流列... 也義

卷之六十一 唐書卷之六十一 魏徵傳

增奉
舍生
員

郡縣
四夷

庚午十四年二月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
 以下至諸生高第帛有差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教幸國子監
 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大經已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
 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
 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百濟之國馬韓之
國百濟其地也新羅高昌吐蕃新羅東夷國名在高麗國東南高昌
西羌之屬居析支西北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罕諸酋長亦遣子弟
 野其俗謂強雄曰贊大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
 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
 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
 為西州於是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焉音煙支南盡林邑林邑南
蠻國名比抵大漠皆為州縣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

建屋
喻治
道

人主
兼言
將相

辛丑十五年正月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
 數改移苟易一椽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竒功變法度不恒
 其德勞擾實多○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
 三四錢一喜也北虜又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
 危亡立至此一懼也○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
 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唯置
 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實為長城豈不壯哉乃以世勣為兵部尚
 書○上問魏徵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
 凡臣徇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上曰然人臣闕說忤旨動及
 刑誅與夫蹈湯火冒白刃者亦何異哉是以禹拜昌言良為此也○上
 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為人主常善言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

火教通...

之事

不驗
明著

書以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群臣誠不足望清
 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群臣狡功爭能臣竊為陛下不
 取上甚善之○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判定
 上之才皆為之序質以經史其序宅經曰近世巫覡巫覡能齊肅以事
鬼神者在女曰巫
 在女曰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為宮以趙
 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覆姓數字莫辯徵羽此則事
 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叙祿命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
 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漢光武時彭寵李通
鄧晨來歙鄧禹岑彭
賈復吳漢陳俊任光朱祐杜茂馬成馬武劉隆韓歆趙熹
張堪馬勤蔡少公李歆李守尹敏甘皆南陽人並貴士也今亦有同年
 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
 其叙葬曰古者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

識者
以為
確論

太宗
三行

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下晏乃克葬是不
 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
 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以國都之比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
 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僻踊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
 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巳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
 禮莫斯為甚識者以為確論
 壬寅十六年上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
 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
 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耶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
 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以
 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群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

以敘前代

知字
及之
伎

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特進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為勞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陛下臨朝嘗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風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八月上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惟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西突厥遣兵寇伊州伊州今為哈密是也初高昌既平歲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諫上弗聽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十月宇文士及卒上嘗止樹下愛之士及從而譽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伎人我不知伎人為誰意是疑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華陽范氏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子曰伎人殆夫伎人者止于利之順從而已而近之必至于始何也彼伎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之從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附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戎狄則親戎狄忠臣則不然從義而不從君從道則不從父使君不陷于非義父不入于非道故雖有所不從將何以處君父于安也君有不義不從也而况于權臣乎父有不義不從也而况于他人乎古之伎者其始未必有悖逆之心求其患失則無所不至故終至于此君而亡國是故堯舜畏之而孔子以為始人遠之乎

上謂侍臣曰降廷陀突厥之部落名也本匈奴別種先與薛屈疆漠比今禦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江山戰危以為和親便上曰然朕為民父母苟可利之何愛一女以新其公主妻之。○上曰朕為兆民之主日欲使之富貴若效以禮遣使使之少敬長婦故夫則皆貴矣輕徭薄賦使之各治生業則此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

公主
妻薛
延陀
輕徭
薄賦
以富

太宗保三
鑑論愛
造器
忠臣
愛國
必防
其漸

癸卯十七年正月魏徵寢疾上遣使者問訊賜以藥餌相望於道又遣
中郎將李安懼其弟動靜以聞上復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
欲以妻其子叔玉夜中徵覺上自製碑文并為書石上思徵不已謂侍
臣曰人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
朕嘗保此三鑑以防已過今魏徵以朕亡一鑑矣○二月上問諫議大
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其一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
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
矣上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
之或云業已許之業事也已然曰業謂事既已為之許之也終不為改如此欲無亡得乎○
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眾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
以奸邪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

圖功
臣於
凌閣
姻

廢太
子承
乾

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上命圖畫功臣趙公長孫無忌趙郡元
王孝恭萊成公杜如晦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
尉遲敬德衛公李靖宋公蕭瑀瑒忠莊公段志玄瓊公劉弘基蔣忠公
屈突通鄭節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鄭公張亮陳公
侯君集郊襄公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譙襄公劉政
會管公唐儉英公李世勣胡莊公秦叔寶等於凌煙閣○初太子承乾
喜聲色及畋獵所為奢靡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上潛有奪嫡之志上
意浸不懌太子亦知之陰養刺客紂于承基等及壯士百餘人謀殺魏
王泰會承基坐事繫獄上變告太子謀反敕中書門下參鞠之反形已
具廢為庶人侯君集等皆伏誅承乾既獲罪魏王泰曰入侍奉上面許
立為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御西儀殿

和藥

群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於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上悅立晉王治為皇太子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竄伺者皆而棄之傳諸子孫求為後法○詔以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房玄齡為太傅蕭瑀為太保李世勣為詹事詹事九卿之一掌三寺主率府之政瑀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此始○李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上自翦鬚為之和藥世勣頓首出血泣謝上曰為社稷非為卿也何謝之有世勣嘗侍宴上從容謂曰朕求群臣可託幼孤者無以喻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齧倪反因飲沉醉上解御

服以覆之○上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渴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覆舟猶水也君猶舟也君意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初魏徵常薦杜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材請以君集為僕射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王尚主而陪所撰碑陪誦反

贊曰君臣之際固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沒未幾猜謫隨行始徵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覆為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身猶不免故曰結結者易汗曉曉者難全自古所莫云唐柳芳稱徵亦知與不知莫不恨惜以為三代遺直諒哉

初上謂監脩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為心

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
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書六

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

存魯季友慶父皆魯莊公之弟也公有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

立閔公慶父恨不得立又使人弑之季友以信公適知慶父奔陳魯人

乃立信公求慶父於莒莒人歸之季友遂殺慶父而鴆叔牙事見左傳

朕之所為亦類是矣史官何違焉即命削去浮辭直書其事○九月新

羅遣使種也新羅東夷國其先辰韓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

路乞兵救援

甲辰十八年上曰蓋蘇文弑其君殘啗其民今又違詔命不可不討褚

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盼則四夷讐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

遠征小夷萬一蹉跌蹉跌足失措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

太宗親征高麗

劉洎諫下

勸勸上伐之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諫上不聽○上嘗謂侍臣曰

於今名將惟世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

萬徹非大勝則大敗矣○上好文學而辯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

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懸

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彊不可得也陛下

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虛襟謂虛其襟猶恐群

下未敢對駁余章友對答也敬近傷况動神機縱天辨飭辭以折其

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啻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

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上飛白答之飛白字林也白通

惟點景其難工也曰非意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

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令聞讜言虛懷以改○

太宗
面舉
得臣
失

八月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巴過公等乃曲相諛說諛諛曰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稍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之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怨遠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恒據經義自當不負於物劉洵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向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重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為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華陽范氏曰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正有朋友之義非徒以分相使而巳太宗欲聞過而無忌納諫以悅之其罪大矣然太宗論群臣之得失亦豈皆中于理哉遂良有道犯顏盡忠無隱王魏之比也而譬之飛鳥極海其臣不亦執甚焉

十二月詔諸軍倍道擊高麗

乙巳十九年正月上自將諸軍發洛陽○二月上至鄴自為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致堂胡氏曰知人則易自知則難太宗之評魏武者正所以自狀耳或問漢高祖光武昭烈魏武唐文皇人品如何曰高祖尚矣光武昭烈猶魯衛之政也魏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其所長短蓋畧相當光武昭烈才德具優魏武太宗才優于德然規模建之皆在漢高範圍之內耳

三月車駕至定州李世勣江夏王道宗攻高麗蓋牟城拔之蓋牟本遼東之地名

今改為蓋州世勣進至遼東城下高麗大敗上自將數百騎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土填塹上分其尤重者於馬上待之及克高麗以其城為

遼州○進軍白巖城大將軍李忠盛中發矢上親為之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動○丁未車駕發遼東丙辰至安市城安市高麗之縣名故城在今蓋州衛東比屬遼東都指進兵攻之高麗比部延壽惠真

延壽惠真主此部惠真主南命有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諸軍鼓譟並進會有龍門人薛仁貴者大呼陷陳所向無敵高麗兵披靡

披開也靡散也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已未延壽惠真帥其眾三萬六千八百人降高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投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上驛

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驛山

驛山即首山也在遼東都司城西南十五里唐太宗征高麗嘗駐驛于其山之巔故曰勒石記功

范氏祖禹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恃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強也本其少時奮于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居

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扼腕踴躍喜于用兵如馮婦博虎不能自止非有禮義以養其心中和以養其氣始于勇敢終于勇敢而已矣記曰

太宗如馮婦

所貴于勇敢疆有力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用之于禮義則順治天下有事則用之于戰勝則無敵用之于禮義則順治

亦小哉
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救班師上謂薛仁貴曰朕諸將皆老思得新進驍勇者將之無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
上以遼左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使朕有是行也乃馳驛祀徵以少牢凡用牲係養曰牢復立所製碑

遼左無功

丙午二十年三月己巳車駕還京師江夏王道宗薛萬徹等招諭敕勒諸部元魏時號高車部其後分散曰諸部其酋長皆喜頓首請入朝上大喜

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構禍乃自運初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畧已戒延陞鐵勒百餘萬戶散處比濱遠遣使人委身

擒頡利始弘廟畧已戒延陞鐵勒百餘萬戶散處比濱遠遣使人委身

內屬請同編列並為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滿禮告廟仍頒示普天

范氏祖禹曰太宗不得志于東夷而欲收功于北荒因延陀破亡以兵臨之勢如振槁左衽之民解解內屬自以為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殊不思中國之與夷狄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也列為郡縣是慕虛名而受實害也且得之既以為功則失之必以為耻其失不在于已則在于子孫故有征討之勞饋餉之擾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帝是也太宗殄其功能好大無窮華夷中外歎其為一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此當以為戒而不可慕也

除雪

信任

九月車駕幸靈州敕勒諸部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上為詩序其事曰雪耻讎百王除克報千古公卿請石勒於靈州從之○蕭瑀性猶介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於上曰房玄齡與中書門下眾臣朋黨不忠執權膠固陛下不詳知但未及耳上曰卿言得無太甚人君選賢才以為股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人不可以求備必捨其所短取其所長朕雖不能聰

生不為

遂論之

明何至頓迷臧否乃至於是○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求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柰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房玄齡嘗以微譴歸第遂良上疏以為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為最不可遐棄陛下若以其衰老亦當諷諭使之致仕退之以禮不可以淺鮮之過棄數十年之勳舊上俱召出之頃之玄齡復避位還家父之上幸芙蓉園芙蓉園在陝西西安府城南玄齡救子弟汎掃門庭曰乘輿且至有頃上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

宮頌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未命以官故令於通事舍人裏供奉若馬周起布衣詔令於監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

師旦
黜浮

五事
成功

察御史裏行是也初昌齡與進士王公瑾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後事以裏行名

負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舉朝莫曉其故及奏第上怪無二人名詰之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効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自不論其故諸公各帥意以實言之群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生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已者朕見人之善若已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垂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實諸懷退不肖則欲墜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

帝範
子賜

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顧謂褚遂良曰公嘗為史官如朕言得其實乎對曰陛下盛德不可勝載獨以此五者自與蓋讓讓之志耳○骨利幹骨利幹山比夷之部居翰海之北遣使入貢骨利幹於鐵勒諸部之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曛許云反

者羊脾適熟脾古脾反闔也日已復出矣○齊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請上致政於皇太子太子聞之憂形於色發言流涕長孫無忌等請誅志冲上手詔曰五嶽陵霄山之尊者曰嶽蓋五嶽謂東嶽泰山南嶽恒山北嶽恒山中嶽嵩山也四海亘地納汙藏疾無損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霧障天不虧於大寸雲點日何損於明

戊申二十二年正月上作帝範十一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

史記通鑑卷之六

唐太宗皇帝

廿七

窮髮為偏茅覆

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有木曰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區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結骨**其國人皆長大赤髮綠睛自古未通中國至是入朝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弊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窮髮所謂不毛之地也盡為編戶乎○上營玉華宮務令儉約惟所居殿覆以瓦餘皆茅茨徐惠妃徐惠妃者即孝

宮

之賢妃也如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禮八歲自曉屬文及長太宗聞之召為貴人手未嘗廢卷而辭致贈蔚文無淹思帝益重之貞觀末拜賢如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音丘茲西國名翠微玉華營善相繼又服玩頗華靡上疏諫其畧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眾喪已成之我軍昔秦皇并吞六國及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危肆情縱欲之所致乎又曰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鴆毒又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儉上善其言甚禮重之

致堂胡氏曰太宗非盛德之主也直以才能撥亂功蓋一時耳其所直言罕聞重以長孫無忌常獻諫語是故太宗晚節益自矜伐征討不休營繕相繼劉洎張亮李君羨無罪見殺張昌齡以獻頌得官房褚二三公亦不敢進諍石之規而一宮妾乃能納忠上雖善其言亦不能改也于是見太宗之德益衰而志亦怠矣
○初左武衛將軍李君羨直玄武門時太白屢書見太史占云女主昌

識記
殺君

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會與諸武
臣宴宮中行酒令使言小名君羨自言名五娘上愕然笑曰何物女子
乃爾勇健又以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後出為華州刺史有
布衣負道信負音自言能絕立米食曰粒絕粒曉佛法君羨深敬信之
數相從屏人語御史奏君羨與妖人交通謀不軌君羨坐誅○上密問
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
已在陛下宮中為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
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
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
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
乃止○房玄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

遠
諫
征

已群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為陛下每決重囚
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
刃之下使肝膽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
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
內為前代雪耻外為新羅報仇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
高麗自新儻蒙錄此死且不朽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薨
房杜贊曰太宗以聖之才取孤隋攘群盜天下以平用玄齡如
輔政承大亂之餘綱影弛而能興什植僵使號令典刑絜然罔不
完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名宰相矣然求其所以致之績始不
可見何哉唐初房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
讓其直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自為宰相不貪權善始以終此其成
功名者諒其然乎如房杜在事日多其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過蕭曹
果有大過人者房杜必明正其罪所以代王玄齡相資以成固千載
之助不足進焉房杜必明正其罪所以代王玄齡相資以成固千載
人由而不知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助不足進焉房杜必明正其罪

以太宗
致勤
李勤

乙酉二十三年夏四月上病疾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
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為僕射親任
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為豐州都

督豐州合州屬

即也在陝右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李勤為何如人哉以為愚也則不可以託孤幼
而寄天下矣以為賢也則當任而勿疑何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
黜之而後用耶是以為賢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不能懷服先
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所以馭黠彭之徒祖諫之術也五伯之所得
不為也豈堯舜親賢之道乎苟以是心而待其臣則利祿之士可得
而使也賢者不可得而致也若夫祿之以天下而不顧繫馬于鞵而
不視者太宗豈
得而用之哉

上苦痢增劇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泣曰汝能
孝愛如此吾死何恨丁卯疾篤詔長孫無忌褚遂良入卧内謂之曰太

子仁孝公軍所知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
遂良曰無忌盡忠以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謗人間之乃令
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六月太子即位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
九月以李勤為左庶射

贊曰其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
玄宗憲宗皆不世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
希之美庶幾成由不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于多
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動兵于遠此中持庸主之所常為然春秋之
法常責備于賢士是以後世君子之歎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于斯
焉

伊川程氏曰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

綱不正魚父子丑臣大夫歸其原皆始于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

可使元宗終必盡宗更象肅宗絕以哀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

藩頭不實權臣臣宗更象肅宗絕以哀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

萬目舉南豐魯氏曰太空中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才又有治天下之効而不
得與先王並者法公之行與之先王本統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
序之教擬之先王本統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

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
下莫不以為盛而一者此何所以然也太宗之為政于天下得失如
斷趾禁氏曰太宗一德怒處所張蓋古等冠盜甫平首開文館樂奏
破陣則曰朕終則以之鎮表然聽緒幾危嗣位之潛而誅劉均親平
士論元意輕房杜則以之鎮表然聽緒幾危嗣位之潛而誅劉均親平
建元尚文矣而復信與知斷恩矣而復牽愛故
後知尚文矣而復信與知斷恩矣而復牽愛故
曰大宗假

受身之
宗之
黃曰其矣
大至十四卷終

八月公李懷遠

卷之十四終
八月公李懷遠
卷之十四終

